共十二

碣
碑陰記
謚狀
行狀

祝文
哀辭

艮翁集 九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目錄

碣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碣

遯峯金公墓碣銘

我東方儒學退陶以後得其宗者寒岡鄭先生逮旅軒張先生顯光兩先生之所引諸門許以吾道則其非精通邃造聰俊閎博不常人哉一善金公諱寧字汝和從兩先生學特見推重及仁弘盜儒名起江右糾結爾瞻勢焰焚如噉其黨搆誣寒崗先生縣逮八十餘日禍將不測公倡率一道章甫將訟于朝道伯聞之先以狀申聞逆沮之愛公者危之多勸之止公

曰吾師殆則吾道否矣吾豈顧一身禍遂亡里吁閭
疏再上得察卒白其寃旅軒先生亦嘗稱汝和謹厚
沈默終必爲名世大儒儒宮有事必與公諮度曰非
汝和老成莫可議公十三歲已有盛名杜谷高先生
應陟先輩之賢者善風鑑躬造公廬見而嘆曰君異
日必爲世師範後數年復來曰曩歲一見君芒若有
失今復長進幾許溪巖金公坽東籬金公允安修巖
柳公袗投巖蔡公夢硯訒齋崔公晛黔澗趙公靖敬
菴盧公景任皆公道義交切磋講劘來往甚密以所
從遊皆賢益可以知公賢公專意爲己之學不治舉

子業晩從毋夫人遺誡庚戌中司馬壬子增廣乙科
及第除正字注書幽谷察訪時爾瞻日肆凶悖殺國
舅金悌男及永昌大君禍凛凛逼 慈殿公憂憤不
食棄官還鄉遂自號遯峯不復萌仕進意除司憲府
監察全羅都事皆不出癸亥 仁祖改玉除成均館
典籍陞司藝後爲禮安任實彦陽三邑宰所至皆以
孝悌禮讓敎民民俗化之性本廉潔居官不取官物
其自禮安解歸盜劫其裝只有舊書一篋羣盜絶倒
笑吁羅拜而去公居家孝敬愉色以養十歲居父憂
執禮惟謹蔬食水飮壬辰兵亂負毋夫人數歲流離

山谷到永川母夫人歿道梗不得返柩哀泣不忍聞永人感動爭負土以窆又縛茅一間使庇身公晝哭于墓夜號于廬竟三年如一日賊平還歸故里已墟矣縣官度田辨界或勸公廣占以業子孫公笑曰地本有主而死於兵何忍幸人死而利之也自吾先世能貧子孫寧不能耶丙子之難公年七十一聞南漢被圍奮曰　至尊蒙塵吾豈以癃老惜一死哉糾合義旅西赴難至鳥嶺聞已講和慟哭而歸至欲蹈海死後陞資護軍不就噫公之學本之於墳典資之於師友真知欲善之甚於生惡不義之甚於死故推其

事親之孝而無往不仁勇事師則忘其禍殉國則忘其老視時可否或仕或遯一於義而無所苟非所謂精通淺造者歟聞公避兵奔竄猶手不釋卷可謂好學也已公以隆慶丁卯十二月二十二日生 孝廟元年庚寅正月二十三日歿享年八十四墓在一善上林坊艮坐之原配烏川鄭氏襲明之後潔之女祔于墓左墓久無刻公之七代孫右宣以狀來問銘於完山李獻慶獻慶按其狀得實蹟甚懿心所忻慕樂於稱述序之如右仍次其世系子孫而銘之世系則麗朝門下侍中諱宣弓實爲鼻祖佐麗太祖有功封

於一善遂爲貫鄕其後簪纓繼繼達官相望曾祖諱
重千軍資監正祖諱曇　順陵叅奉考諱崇烈宣敎
郎習讀妣陜川李氏江陽君八世孫軫之女也子孫
則二男英佐賢佐護軍四女鄭憲世叅奉洪以海金
喜長曹輔英佐生爾棨賢佐生爾絜僉正爾戾鄭憲
世繼子㷅洪以海生賀金喜長生順挺曹輔生壽昌
公又有庶子希佐是佐餘不盡錄銘曰
凡公所師友莫不有俎豆之享公獨否焉者豈必由
於公議早晩之殊抑亦合於雅志冲挹之尚烏山之
下洛江之上自古仁賢之所宅也洋洋從嬉以相資

盖者不在東阡必西麓公歸斯原孔安且樂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行　世子翊衛司翊贊

李公墓碣銘

國朝最重東宮僚選而桂坊之中洗馬尤華士有經術者必居之粤在　仁祖朝李公昌煥以行誼薦授是職時論皆稱得人主銓選者亦自幸其識拔誇道不絕口由是自洗馬陞副率翊贊五年不離桂坊人盖知其稱職公八九歲能綴文往往語驚人弱冠博通經史尤致精於儀禮性理諸書沈潛玩賾心得而躬行之律己嚴刻動遵矩法其在胄筵侃侃自將納

誨陳勉必以善道退居直廬終日不脫帽帶危坐儼若同僚有治川趙公克善以學行名世一見公則曰君吾師也相就講劘窮日夜不知倦數日不見輒歎鄙吝之萌當時士大夫素不識者於班行中望見公德器禮容靡不心服或多折官位願執弟子禮焉居家事親至孝躬備甘旨服勤不懈居喪致毁既殯啜粟粥既練始食菜果羸不勝衰杖而後起猶奠饋必躬將曲禮䟽節無敢或忽一準朱文公家禮公少時勉從親旨兼治舉業詩調清警大爲五峯西坰白沙諸公所奬詡初赴司馬覆試選一等人有竊公文與

選卒至並拔公畧不介意絶口不言三十一成進士
善草隷又善畫梅竹謂細娛足以喪志屛之終身丁
丑講和後不復應舉曰嚮爲親在親旣歿矣國耻未
雪何以科爲時有居銓者貽書勸之仕公以詩謝之
曰魯連東蹈尊秦日梅福南藏避漢年遂謝跡京師
徜徉海山自號海隱滿庭蒔菊以寓其趣顔其齋曰
晩香其慕陶靖節之風者歟公禀性恬雅風儀秀偉
言簡而重色莊而和式家衆以禮接人物以誠一毫
不爲匪義鄕鄰從化者甚衆凡有爭訟不之官而取
決於公其亦管幼安王彦方之流也歟使出而究其

用必有卓焯表見於世而百不一施則惜也然不易
其介以芳潔終後世尚論者以爲孰多也及歿炭翁
權公諰歎曰歿可祭於社者非斯人歟世無象賢之
風爲可慨云後以曾孫光溥貴 贈秩亞卿公以萬
曆丁酉十一月初六日生丁亥二月二十三日歿享
年五十一葬于仁川草谷先壠巳向之原配 贈貞
夫人上黨韓氏宣務郞熙命之女領議政效元五世
孫也幼習小學及三綱行實及歸篤於孝謹公歿後
五年茹素訓諸孤以義方生於萬曆己亥月日歿於
戊申三月十三日享年七十祔葬公墓公之玄孫前

承旨東顯以公狀屬諸完山李獻慶曰墓刻必得直
而不華者銘敢以請獻慶謝其非人以舊故卒不
得辭乃次其世系錄其子孫而銘之世系則公字晦
元籍貫平昌吏曹判書翼平公諱季男之六世孫也
高祖諱希文濟用監正曾祖諱沃敦寧府主簿祖諱
廷直司畜署別提皇考諱琡內侍教官　贈左承旨
以篤學好禮聞妣淑夫人廣州李氏吏曹參議　贈
左賛成漢川君碅之女也子孫則生四男二女男垠
墠垌培壜生員僉正垌生員培進士女長適邉世輝
次適承旨朴世儁內外孫曾多不盡錄以科官顯者

垌之第三子泰錫佐郎是生光湜弼善光漫同敦寧
光瀷左尹並文科光湜生東樸生貞光漫生東郁今
校理東郁生承薰進士光瀷生東顯乞銘者也培之
子命錫僉知　贈賛成是生光溥耆社奉朝賀光溥
生東運生貞東遇今承旨東運生正薰正言主公祀
者垠之孫光澤也銘曰
學也所以致用禮也所以範俗奚不時施而自私以
爲樂颺于講肄之遊蘊于荒野之龍維其以時永譽
以終輝

戶曹正郎知足堂權公墓碣銘

公諱萬斗字用卿姓權氏安東人系出高麗太師諱
幸入我　朝有諱專爲　文宗國舅季曰村眞寶縣
監是生諱自弘副提學是生諱策錄事　世祖朝以
顯德王后親謫寧海娶寧海人申氏女而居焉子
孫遂世爲寧海人高祖諱應夏僉知曾祖諱宣謹軍
資判官祖諱瓊皇考諱重載成均生員從李存齋學
爲士流所推詡妣永川李氏僉知邦郁之女也公以
顯廟甲寅八月二十五日生資性聰悟文藝夙成
早孤而貧能竭力營辦送死無憾養偏母盡歡發憤
讀書　肅廟辛卯中生員一等丁酉以明經擢第選

入槐院權知正字癸卯除典籍遷直講刑戶曹正郎以兼史侍講音讀響亮文義精該　景廟亟加稱奬書名以記之　英廟乙巳調長水縣監地磽民貧且值災荒公方便拮据辦穀物五百餘斛以賑之蠲五統官米三百餘斛又減大同刷錢之半雜他繇役爲民病者悉行蠲免選士民之秀者試藝課講施賞以勸縣舊有黃翼成公滄溪書院公又以縣人林菊軒朴秘巖配食以從士望旋別孝順褒薦營司以呂氏鄉約白鹿院規勉勑諸生或爲文以諭之政先教化民大悅服文風既振鄉俗丕變疑訟寃獄賴公伸理

者亦多他郡民或有立碑其境以頌之戊申春逆豎希亮叛起兵安陰與長水接壤而近只隔六十峙一嶺耳賊徒持凶檄橫行湖嶺列邑守宰或首鼠觀望或棄城逃遁人心波蕩公先爲文曉諭逆順以鎭之團束軍伍部署吏校以待帥府之令帥府不時令不可擅發兵公謂縣以六十峙爲阻亦湖南一路之障一失大事去矣擇智勇者四人各與卒十人分據要害隱現爲疑兵且以瞭望召椽屬問曰賊持檄來我縣我將奈何皆曰姑避上也公厲聲曰使我避則君輩欲投彼耶衆慴伏不敢起公徐曰君輩甚無膽略

斬賊使以徇據嶺阨遮截小醜敢輕犯我乎衆皆羅拜曰諾雲峯鎭帥以兵守八良峙以羽檄徵長水兵同守公領軍將行拜辭家廟家人盡哭公曰汝勿哭量此賊不足平不久吾還何哭爲行且使人告帥曰八良有守則賊必由六十峙來捨六十峙專守八良非計帥大悟亟令公回守六十峙鎭安兵亦至同往六十峙對壘爲陣選黠而有口者十餘人爲間諜戒曰汝能張我以嚇之使賊不敢踰六十峙則汝輩功也諜者往賊衆太半鄰縣姻好勞苦如平日諜者問曰汝今欲何嚮曰明日踰六十峙而南矣諜者微哂

曰汝能容丁勿踰嶺乎曰何謂曰我有所欲言奈洩吾縣兵機必獲重誅何賊衆堅乞一言諜者乃言曰吾縣官與鎭安將同守嶺上日犒牛酒令曰賊來人各獻十馘否者斬衆皆蓄銳思奮期以殊死又某邑兵陣某野某鎭兵屯某谷汝若嚮六十峙必死無一幸賊衆聞之相顧失色公又使人流播於安陰邑里如此男女老幼大駭奔告相戒勿往六十峙死也明日賊將果向六十峙皷而進之其衆死不從賊將不得已還攻居昌爲官軍所敗初希亮起嶺右弼顯維賢起湖南和應爲聲勢欲以劫衆而西卒不能踰六十

峙則湖嶺截矣兩路賊皆以無應援狼狽就殲公不遺一鏃特以先聲坐索賊人之氣落其距角列其黨脅孰知施計也小而收功也大營司以文蔭倅不閑兵狀請以武臣擬差公亦因此得遞遲代者到賊已平其後道伯帥臣及靈城君朴公文秀見公守禦方略莫不稱歎朴公歸奏于朝有收用之命卒未見施行公自長水解歸民攀轅不忍别三宿乃出境及還鄉里扁其室曰知足堂不復萌仕宦意潜心古書手不釋卷訓誨後進必以居敬窮理爲第一義嘗爲丹山洞主聚一邑生徒講近思錄三日乃罷又立朔望

會講之規通讀心經性理諸書条法旣成未幾中輟
鄉人至今恨之奉先極其誠敬祭祀盡禮而飭規置
墓田以奉累代先祀友愛二弟晝夜聯床其季貧老
无所矜念朝夕相與共膳不使就養於其家又爲之
營置貲產以振業之嫁娶喪葬費皆出於公窮族貧
交及鄉里有惡隨其情之厚薄施與周恤若將不及
嘗病禮家多疑訟難凖就朱文公家禮附以諸儒辨
說積五六年而成四禮節要書又與鄉人同修寧海
邑誌所著述有若干卷藏于家公以癸酉四月二十
四日歿享年八十釋褐三十七年在官僅六年家食

前後三十一年而終古之所謂遺佚而不怨者歟墓在府南白日洞酉坐之原後移葬其原之庚坐配英陽南氏士人濵翼之女也先公歿葬在公墓之左有一男聖行通德郎聖行生四男一女男運大運泰運標生員運恒女適朴臨周曽孫男女若而人運標以公狀來請銘於完山李獻慶銘曰

聲威以戢亂功足列也精微以辨義禮斯秩也孝友以爲政仁之實也

陜川郡守龜峯權公墓碣銘

花山權氏之宗祀其鼻祖高麗太師公于東都之雲

谷以太師子孫之賢者二人配食其一龜峯公也獻慶因其來請撰祝嘏之詞旣又以龜峯墓銘來屬獻慶窃計今距太師歲殆千雲仍甚蕃且多譽髦惟是一二賢得配太師食餘不與焉以是知龜峯賢遠乎人遂樂爲之序曰公諱德麟字君瑞 英陵名相軫之弟軺文科官寺正實爲公六世祖曾祖諱孝忠司直祖諱命鐵尙衣院直長考諱繼中軍資監僉正妣陽城李氏儒學敎導世柱之女也公早孤母夫人敎督甚嚴使小奚奴守公側誦讀少懈則撻奚以愧之由是文理驟進稍長受業於晦齋李先生時已卯士

禍新作世以學問爲諱先生潛自韜晦不欲任師道
獨愛公之才引諸門妻以從妹每稱問難經旨有警
發人處已而先生謫西塞公遂隱龜峰下杜門讀書
仍以龜峯爲號親老故黽勉治擧業癸丑登文科是
冬聞先生訃中路迎柩而還其後天心悔禍師道復
伸然猶士氣消沮畏忌尚多無敢顯言尊祀者公獨
倡議建玉山書院以爲先生俎豆之所遠近壯而義
之崇德象賢有功斯文故許草堂曄玉山記盛稱其
美朴南溪世采東儒師友錄至晦齋門徒獨稱公一
人歷官兵禮曹郎朝廷擬以臺閣處之公爲便養求

出外懷德河東皆有聲績　川以家近遐壖棄歸後
莅陜川治益有名旋除昆陽未赴任病卒癸酉月日
也距生年己丑得年僅四十五惜乎始而不卒師教
中而久勞吏事終又不永其年天不欲使公成才而
福斯民歟公事母至孝友愛一弟甚恩成政於家奚
不邦國也　英宗戊午士林齊議建祠於雲谷後以
邦禁撤止今配于太師祠地仍其舊云墓在府北頭
流洞先兆淑人驪州李氏祔公墓後李氏廸順副尉
苾之女生長詩禮之家有女士行生一男一女男士
毅參奉女適安大海側室三男士敏以孝行及倡義

討賊功　贈承旨旌閭士訥士毅生應生縣監是生
三男烋僎參奉壽烋生三男垓埔埈僎生五男仲均
仲埋仲㙆仲培仲增壽烋生三男塾及第奎學曾玄以
下多不盡錄系以銘曰
執尊儒宗訓惠一方玉山之祠龜峯之功斯文有賴
永世其光

日新堂李處士墓碣銘

南冥曹先生之學敬義夾持壁立千仞其徒之賢者
鄭寒岡崔守愚最有名于時李處士天慶字祥甫以
孝特聞爲先生所推詡鄭崔二賢相引重爲莫逆交

云處士天性至孝十歲而孤持制如成人事母殫誠奉養鷄鳴盥櫛問寢以待曙躬進酒饌旣撤乃退至夕復如之退居書室正衣冠端坐玩繹聖賢書考求心法高尚其志絶意外慕時有秉銓者聞其賢而欲薦之處士辭以事親日短終不肯及丁母憂適値壬辰島夷之難抱木主負祭器而行流離顚沛不廢朝夕之奠竄伏深山草具外無可以祭若有神助祥祭有內人皆異之漂泊數千里至北郡定平本沃沮夷貊之墟其民雕悍無敎服處士之化變良善之俗處士居未一年而去民猶愛慕久立祠享之至今號爲

沸流水祠亂平還鄉里置數間屋於山水間扁曰日
新堂左右圖書以終老焉姿禀温雅平居未嘗露圭
角爲崖異之行至見人邪佞悖妄之事必深惡而痛
嫉之若不忍正視其面始與鄭仁弘同師南冥嘗見
其父子間辭氣悖慢遂與之絶後仁弘卒以得罪倫
紀敗人服其明斷以萬曆戊戌月日生萬曆庚戌月
日考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三葬晉州西梧昧山午向
之原丹城青谷亦立祠士林俎豆致敬焉處士籍貫
江陽其十世祖景芬爲高麗尚書左僕射世有顯仕
曾大父諱廸校書校理大父諱圖南東萊府使考諱

光前文科調承文著作早卒妣永嘉權氏寢郎逸之女配曰水原白氏惟良之女柔嘉貞順得婦道甚有二男瑚瑛一女適都世純瑚生一子時挺五女爲李弘卿安弘翼申汝顔河達天安鄴等妻瑛生七子時郁亨源時蕃時達時華時弼時馨二女爲李碩雲崔由盤等妻曾孫以下多不盡錄亨源之後孫有東璧者以處士言行狀問銘於完山李獻慶獻慶讀竟歎曰處士依歸麗澤得其人乎得其人乎是可銘銘曰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余於處士亦云

燕閒堂金公墓碣銘

公諱善鳴字聞遠姓金氏其先一善人也在我 康
靖王時有名臣宗直以文章學行師範一世號佔畢
齋先生公其八世孫也曾祖諱受徽祖諱夔皆隱不
仕考諱是泗號梅庵以有至行褒 贈司憲府持平
妣瑞興金氏光繼之女寒暄堂先生之後也公生而
性仁愛十五居持平公憂盡禮而致其哀如成人聞
者見者皆悅服咸謂稱其家兒事母夫人克盡愛敬
非有事故須臾不離側惟甘旨之供是事是力旣其
歿也易慽之節人無間言親墓去家間以步武鎮日

省掃風雨不廢拜號泣處墓草爲之不榮樵牧之
兒亦無不指認咨嗟以慕軒扁其居室以寓終身慕
之義公嘗病禮家多訟潛心玩究上自古禮下至程
朱禮說又下至東儒問辨無不裒集參考旁通條暢
四方來質者日益衆多應之沛然若決江河欲成一
書有志未就而歿以 肅宗辛未二月十六日生
英宗己丑七月十一日歿享年七十有九葬在高靈
璞谷子坐之原配安東權氏德揆之女先公歿男三
文丙文丁文庚女二鄭維權李德榮其婿也文丙男
敬祖女長適鄭錫福次適盧亨直次適朴瑩文丁男

敬福敬祉敬裕女長適辛應允次適蔡應洛次適張一燮文庚男敬祿女適郭弼元鄭維權男淳漢女適蔡廷秀孝德濚男益和曾孫以下多不盡錄銘曰

禮者天理之節文理莫大於人倫旣明乎禮行合乎天于以事親于以永年

龍潭任先生墓碣銘

古有龍潭任先生者篤志好學取聖賢格言作恒誦一篇思無邪毋不敬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上帝式臨其敢或貳等語凡二百三十六言朝夕諷誦不輟云噫學者視心如寇敵患不能驅除苟以此日莊

誦在口私邪無自以入本源安得不虛明所發安得不剛大乎跡先生之言行大略足驗其所守約也先生少以文藝有盛名於世早登上庠榮利在前一朝不樂京城芬華翻然遠逝踰嶺而南家于花山之奈城從嘯臯朴先生講聖人之大道朴先生歿往遊鄭寒岡門下寒岡亦樂爲之傾倒又與金鶴峯趙月川鄭藥圃鄭愚伏諸賢考德問疑相得甚歡愛龍潭泉石題品四十一景又愛羅浮山水前崖有巢鶴淸唳舍下蒼松盤屈賞玩嘯詠詩調亦淸峻古淡造道之淺深雖未可測知推其志之所尚樂之所在則可以

追陶令而挹濂翁灑然風遠哉壬辰島夷亂與學諭
柳公宗介糾合義旅柳爲大將先生副之定約誓十
六條不但進退坐作之節而已訓之以禮讓辨之以
等威紀律可觀所至見者識之曰此奈城兵也及戰
於薩扶嶺下視死如歸以少擊衆卒爲賊所圍柳公
死之先生僅以身免再聚散卒以寡弱往依金翰林
垓義陣合兵進討及金公歿先生代領其衆屢戰於
聞慶唐橋之間多所斬獲未幾丁父憂去雖未及卒
其功義聲隱然　宣廟朝除典牲署叅奉肅命後進
一疏極言時事指斥權貴仍棄官歸光海時除童蒙

教官見賊臣顓朝倫理將斁辭不就先生孝親天性
也能終身慕㕣祭必誠必敬務盡蠲潔至親滌祭器
齋如有見尤邃於禮學經變異遇裁量取衷爲寒岡
所稱詡以嘉靖三十六年丁巳生萬曆四十八年庚
申歿享年六十四先生諱屹字卓爾始祖温仕趙宋
爲望族六世孫澍仕元從公主來高麗不還爲御史
大夫仍爲豐川之族至于我 朝簪纓不絶高祖諱
漢遂安郡守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由謙工曹判書
謚昭簡公鎰海東名臣祖諱楗咸陽郡守考諱泰臣
宣務郎妣奉化琴氏縣監應鍾之女配真城李氏松

齋先生參判堣之曾孫僉正憑之女壹範承家事夫子無違德無子以族子之敬爲嗣之敬生二男二女男憲憓女察訪李希喆生員蔡文徵憲無子以憓子世翮爲嗣憓生四男二女男世翼世翮世翰世翊女姜再發申叔萱餘不錄先生墓在禮安縣龍頭山下汾上洞子坐之原久無牲石之刻先生之五代孫象斗以丁學士範祖所爲狀來托銘於獻慶獻慶賢而慕之辭不能堅卒許之銘曰

有味乎道無慕乎外碩人之樂其樂耶忠不避難仲其大勇君子之養以直耶師友溫溫山水閑閑所願

之無不得耶

忍齋權公墓碣銘

公諱大器字景受姓權氏忍齋其號也本安東人高麗太師幸實爲鼻祖曾祖諱徵司憲府持平以北評事討李施愛之亂戰死祖諱甲成秉節校尉皇考諱㷜軍資監正妣仁同張氏良弼之女公天資穎悟早遊退陶先生之門以問辨精深踐履篤實爲同門諸賢所推重先生亦贈詩期勉嘗與趙月川具栢潭金芝山琴惺齋約禊每以四季月會山寺或僻處講說經史中一書必以七日爲率早登上庠二赴殿試不

利四十後不復治公車業築書塾於伊溪上誘進後
生嚴課責效遠邇聞風負笈而来者纚屬積數十年
學者彬彬可觀以文學名鄉邑者槩多伊溪學徒事
九耋老親洞屬如奉盈親歿毁幾滅性遇時食新物
紙牓以薦之别子故也助祭宗家必盡誠力先墓之
在遠近者皆樹石以表忘其勞費親戚兄弟各得其
歡心賙窮恤患如恐不及財利鄙瑣之事絶口不談
以嘉靖癸未生萬曆丁亥歿享年六十四以仲子宏
錄勳推 恩贈執義凡三娶貞城李氏綾城具氏興
海裵氏李出有一子字號松巢生員爲 王子師傅

一女卞懷玉褒出有四子宏緖奉宬生員受文科佐郎寃生員四女鄭錫胤趙孝元琴應壎縣監李光弼孫曾以下科官顯者往往清臺學士相一最顯松巢清臺皆以學行爲士林所尊祀公之風敎遠矣哉今其七代孫燾來請銘於完山李獻慶辭以非其任請益堅且言清臺舊誼獻慶瞿然曰少侍先君子從清臺游承辟咡之詔者今餘四十年矣今子者以清臺之詔詔之者獻慶何敢辭迺銘曰

觀乎師友知公之所從得也觀乎子孫知公之所推及也或繼也或流也宜淵源之不絕涸也

二愚堂權公墓碣銘

古有忍齋權先生五子皆賢以別號行于世第四曰二愚堂八歲先生歿受學于白眉松巢既冠遊鄭寒岡門爲所奬許聰明强記學博文贍名譽蔚然三十中生員試 仁祖丁卯 上避寇江都安東士民糾義旅公爲副將承朝旨與列邑義兵合陣守竹嶺路公憂憤成詩曰賊來何孔棘南路義堂堂猛士弓懸月將軍劒耀霜廟謨無皂白天步極蒼黃痛哭龍舟遠精忠激寸腸軍中以行在聲息隔絶遺儒賫章間道探候疏亦出公手五十七薦授 章陵祭奉陞奉

事直長六十一登文科除典籍移禮曹佐郎出爲幽
谷察訪江原都事後又除直講奉禮公承襲庭訓聞
道既早律己方嚴士友敬重詞翰特其末藝耳晩從
仕宦蹇連沈滯雖緣世不知公公亦天性亢直不能
脂韋從俗故也親友或以爲言而終不能改也友愛
晜季訓誨子弟多有過人之節爲鄉里所矜式在幽
谷有遺愛櫬過其路老幼哭送甚哀在關東慕考講
士子勸勉誘掖盡其誠意一路稱頌不已使公得處
有爲之地名蹟豈止此沒沒已乎惜哉公諱寔字宅
甫其先安東人自始祖太師幸至門下侍郎平章事

景輔十二世赫世冠晃爲巨閥高祖諱徵持平以北
評事戰亡於李施愛之亂曾祖諱甲成秉節校尉祖
諱燁軍資正考諱大器成均生員　贈執義忍齋先
生是也先生三娶興海裵氏希度之女實生公公生
於萬曆庚辰以辛卯八月歿于京邸享年七十二葬
于安東道防員壬之原配聞韶金氏奉化琴氏全州
柳氏凡三娶無子以第二兄震峯公宏之子益時爲
後有三女適金張琴瑞徵李聃益時有二子墻埰墻
生以信埰生以鎬以信生世漢世澤世涵世涿以鎬
生世濾世濬玄孫以下不盡錄世漢之孫燾以公言

行狀請銘於完山李獻慶獻慶歎曰不佞旣已銘忍
齋矣忍齋之學出於陶山老先生忍齋諸子皆老先
生之徒也於老先生之徒吾何間然迺銘曰
君子所憂者德位不與焉厚積廉受奚不自安

贈户曹判書行靑松府使崔公墓碣銘

公諱山輝字伯玉姓崔氏洛南其號也其先全州人
十世祖阿始顯爲高麗侍中其後簪纓不絶至五世
祖縣監諱水智移居善山之海平子孫世居焉高祖
諱以淮司僕主簿　贈左通禮曾祖諱致雲　贈左
承旨祖諱㷡　贈議政府左參贊皇考諱晛江原道

觀察使姚義城金氏府使復一之女　贈貞夫人公性剛大不肯隨人俯仰才藝夙成善屬文聲譽藹蔚屢舉不中士友惜之嘗訟觀察公寃誣血疏涕泣踰年　上憐察其非辜事竟得釋　仁祖戊辰討柳孝立之亂公與有功錄寧社勳初授司贍寺主簿俄陞通政圖形麟閣勳府所賜土田奴婢皆辭不受曰臣職耳何賞爲以觀察公老求便養出知咸陽有治理效入爲僉中樞尋除青松府使府介山峽中地墝埆人民寡軍額過多久爲民病公至疏陳其弊甚悉又申監兵兩營減軍額千百民大悅治有氷蘗聲旣去

民益追思歌之丙子亂、山城被圍公以單騎赴難路
梗不得達從觀察公在慶尚監司軍中及聞講和解
圍千里奔問于朝未既請由歸覲道卒 上特命本
道賜賻 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公
以萬曆乙酉八月日生崇禎丁丑三月二十九日歿
享年五十三以其年九月葬于縣西直卯原公娶軍
器寺奉事朱應邦女生三男一女男爾博爾厚爾遠
女適縣監朴愰爾博生應乾應乾女適呂景和爾厚
生大乾象乾峻乾女適生員李萬英爾遠無後朴愰
生漢老台老聃老文老女適李元禮教官李在雅曹

時虎應乾生斗曙斗望斗景斗昂女適叅判權珪體
乾生斗樞女適鄭演周閔挺標縣監安鍊石大乾生
斗天斗極斗齡女適李之興李景蕃權璲都萬祉象
乾生斗興斗元生貟斗寅斗應斗南女適金孝曾李
益嶺峻乾生斗光斗徵斗相女適張宇晃玄孫以下
多不盡錄斗樞之孫前叅判光璧以公言行狀問銘
於完山李獻慶獻慶辭非其任請益堅卒銘之曰
推孝爲忠百世之勸也克讓持廉君子之勉也

陰記

噫士大夫氏族譜自古常患不明不知遠祖者固多
或以昭穆不繼疑信半之鄭重而不敢祖焉者亦有
之楓菴文公之於江城君亦不敢祖非必楓菴公之
不知也楓菴子孫之爲楓菴墓刻固在楓菴百年後
以昭穆不明其叙先系不敢及於江城者盖亦鄭重
焉耳江城君墓在嶺南之丹城楓菴子孫皆在湖南
之長興等郡間以累百里之遠以其不之祖也不或
省視其墓一日合宗相議走一宗人於丹城則江城
之墓碣尚在若子若孫皆在顯刻之列始知江城之
於楓菴爲九世祖也先是文氏以新羅上柱國諱多

省爲臯祖擧麗朝之顯仕必以集賢殿太學士諱公
裕同平章事諱克謙爲最著我 朝之顯仕又以都
承旨諱和爲中祖今得其詳則江城實同平章事之
九世孫都承旨之大父也江城諱益漸是生諱中誠
中誠生諱和云江城爲麗朝右文館提學以學問孝
誼聞嘗使于元得木綿種以歸衣絮一國功在斯民
旣歿旌其閭曰孝子里我 太宗大王命贈叅知議
政府事藝文館提學封君謚曰忠宣於是文氏之譜
牒始完而子孫猶以楓菴墓刻有所遺載於義不備
屬諸獻慶請紀其事獻慶旣嘉文氏子孫之誠於奉

先又以爲祖江之賢者於後必有所流子孫之賢者於先必有所承江城與楓菴之賢足流也足承也遂感歎而書之如此楓菴公諱緯世字叔章南平人居退陶門下爲名儒當壬辰兵亂爲義將退守林嶝爲高蹈行狀及碑碣可詳云爾

諡狀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賛成兼判義禁府事行嘉善大夫龜城都護府使李公諡狀

李君東璧來自嶺之南躋李獻慶之門跽而請曰吾祖 贈賛成公節死于适變時國典曰死節人雖職

卑贈諡況吾祖職亦不爲卑乎將請節惠之典於朝
敢以狀德之文煩執事庠執事賜之一言以備太常
採焉䖍慶取考其家錄事蹟作而歎曰烈哉乃祖死
節事𢈔諡法乎唐之青巖處士甄濟爲祿山從事及
祿山叛形兆托以風痺歸隱其家祿山疑其實不病
使人賫劒脅之濟引頸承刃其後慶緖又脅致之東
都終不屈亂平唐帝賢以館之使受僞爵者羅拜以
愧之至今赫赫在竹帛間乃祖初以朝命爲逆适中
軍及适叛欲斬适不得便卒自刎以明心其事與濟
略同而自刎也又不翅引頸承刃豈不卓卓乎尤難

哉齊之賢遇史筆如韓昌黎得以暴天下後世而公不遇昌黎欲使僕訥於辭而無又年衰筆退著狀之奈公賢何東壁又進而請益懇曰毋庸辭也昌黎亦嘗哀甄逢之志而許之豈執事待僕不如逢哉獻慶不得辭乃叙其言行顛末及世系子孫而狀之曰公諱胤緖字善承始祖諱景芬爲高麗尚書左僕射食采江陽遂爲江陽之李及我　恭僖世有節度使允倫其子希曾文科修撰修撰之子彭年孫天受皆隱德不仕天受娶衿川金氏熈胤之女以萬曆甲戌生公兒時屹然有大志才勇出倫及長治擧子業文藝

日進甲午國家以邊聳大設武科取奇才異能公棄所業持弓矢一射而决然不甚知名困於列士庚子始除宣傳官兼備局郎以祖母憂去乙巳復除宣傳官出爲清河縣監有治理效 上賜表裏以賞之萬曆末遼左陷敗我邊境多事刱設城津鎭於關北公爲僉使以能陞折衝賜書褒嘉秩滿改咸興別將以繕兵之暇起治鑄充軍須以省飛輓之費以功增秩從二品又賜書褒嘉移授龜城府使時天將毛文龍鎭龍川其將卒横暴甚侵害吏民折辱守宰多無狀及見公叩頭拜曰公大人相告戒不敢擾其境聞虜

騎追毛師猝至或勸之避公曰寇至而去惡在其爲將也終不動朴燁爲按使虎而冠者凌轢長吏特甚獨稱公以長者不敢慢易待之及瓜百姓借留一年明年入爲衛將時都元帥張晩鎭平壤逆适以副帥開府寧邊适知公賢請於 上以爲中軍公見适驕橫多不遜心憂之甲子春适殺金吾郎脅戍卒叛公方臥病聞變大憤不食欲死勺水不入口人或强勸則張目叱曰爾等欲使我生還鄕里何面目拜先廟見父兄長老乎立呼哨官王有榮謂曰我將死矣汝以所領兵從間道先歸平壤見張元帥傳吾書其書

以三條計矣之曰不死將有爲也某日當斬适以獻
此一計也不然曉以逆順使賊衆潰散賊勢孤則适
可擒也此又一計也以劒自决死以明此心之不從
賊又一計也三者終必有一當公其知之仍遣妾及
二女隨往語其妾曰張元帥若疑我受汚而不納汝
死於大同門外二女寄托於帥府別將南以興朴震
英可也王有榮至帥府發書帥見而賢之卽開門納
其家眷並公書馳啓于 朝公在賊中謀卽帳斬适
手劒欲起者屢适亦自疑以降倭數百防衛甚盛公
不得發适至順川公謂別將柳舜懋曰吾計莫遂吾

死已晩吾將潰軍往投張元帥以死無令賊刃汚我頸也至慈山與舜懋及李愼李珏等約曰聞砲而散夜三鼓公先發砲四營齊應公卽上馬馳去士卒從之者五千餘人往見張元帥帥下床接之公執其手痛哭曰我爲將旣不能斬賊使賊長驅遺君父憂何面目立於世也吾在賊中已六日吾不死何以白吾心耶屬其奴歸告家人曰吾乃今日决死以此告先人之廟遂自到死之一軍壯而義之無不感動出涕者事聞 上嘉歎曰烈丈夫之志也追爵刑曹判書賜祭以褒其忠錄其功原從之首後加 贈議政府

右贊成旋其間曰忠臣之門從潛谷金相公延陽李
相公之議也公之逸歸元帥府也賊衆太半潰散餘
存僅數千适知衆心皆離勢不可緩日行數百里徑
趍京城至鞍峴而敗當時議者謂公之首倡大義潰
散賊衆使賊膽破功不在鞍峴諸將之下不錄正勲
可惜云公長大有威儀器度恢弘善容人過人不見
其喜怒善飲酒不拘細節忘身殉國視死如歸素所
蓄積者然也噫公在其時先爲容札約日矢言於元
帥又以妾女爲質其跡無可疑其心亦足自暴而以
六日隱忍未得其當爲淡恥終必自到而後已豈不

以其重如彼其輕如此哉文忠公李景奭銘其碑曰
衣不金紫節則常山葢比之顔常山之節而公初不
衣祿山金紫爲尤高云爾文正公許穆作墓表亦比
之新羅義士竹竹之死鄭桐溪南漢之事竹竹桐溪
皆公傍郡人故並稱之也公墓在八溪郡北烏棲村
鄕人至今稱爲忠臣塚云公配曰完山全氏察訪雨
之女視公爵封貞敬夫人無子子同宗弟瑛之子亨
源是生又新又新有三子昌祉昌禧昌祐昌祉武科
五衛將玄孫以下不盡錄東壁昌禧之曾孫也獻慶
雖不嫺於文感公節義皦然有不可湮沒者故忘其

固陋謹摭先輩記述敢告有司請所以易其名者

行狀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世子左賓客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孔公行狀

公諱瑞麟字希聖孔姓夫子後五十四世以元朝閣臣送降女東來事高麗恭愍王封昌元伯曰紹東方有昌元之孔始此或曰孔氏之先入東韓盖久紹之子曰俯以太常選議貶李仁任謚奸狀死露國論者

賴高麗旣亡義不僕于我是生諱成吉漢城判尹是生諱貢郎將　贈領議政封檜安君於公爲五代以上也高祖諱禧領議政曾祖諱淑禮曹典書祖諱悌老兵曹叅判　贈領議政而縣監　贈兵曹判書諱義達娶竹山朴氏郡守弘文之孫寔生公公自少好學讀書與靜庵趙先生同遊寒暄金先生之門寒暄之學以小學書爲準的所以及公者盖是　中廟丁卯成進士其年登庭試及第爲正言省郎於己巳大司諫吏曹叅議於戊寅復授大司諫及左承旨於己卯大司憲京畿監司於晩年餘莫能攷文獻缺故也

爲正言則登對極言時政得失選曹循私及論忌辰
齋需司息利非是其他糾劾官邪甚衆且峻羣枉畏
惡時人爲之語曰老而愚者李世仁少而愚者孔某
爲省郎則因輪對請撤法宴女樂爲大司諫則疏論
三公才器長短爲左承旨則南袞等夜闖神武門公
覺之與僚官尹公自任責問潛入狀袞等嘿然俄有
旨下理禍將不測遇有大臣救既出與柳公仁淑洪
公彥弼諸人伏閤請與靜庵同被罪不報仍黜十五
年狗鼠敗礫始得甄叙金安老用事復申黨人之禁
安老死復叙迺 中廟戊戌也距公癸辛丑實四年

爲大司憲京畿監司則必在戊戌後也嘗朝京師辨
宗系誣後錄光國勳原從二等又以淸白被選公以
成化癸卯九月初二日生嘉靖辛丑正月初一日歿
享年五十九有二子曰謙司饔院叅奉曰諶司憲府
監察謙之後七世而絶諶之後三世曰眉壽曰道傳
曰德一德一有文武材 仁祖潛邸數往從之擬大
用知其志不欲不强除繕工叅奉亦不就後以忠孝
贈戶曹叅判季曰誠一德一生元鳳誠一生鳴鳳
元鳳生廼興廼文廼章廼興生重魯廼章有繼子承
魯重魯生就仁就仁實主公墓祀外裔有若而姓後

之尚論公者有二塗貌廉節者據清白之選希直聲者按己卯之錄以爲公後二百餘載士矜名節家詔其子鄉勸其友頑廉懦立邦化清明易教以治其功有在而已其他制行處宜之方求道用工之端文章言辭之末暨夫容貌嗜好出處顯晦官職踐歷治人理物之法凡可不朽於今若後者莫有能道之而子孫屢漂于兵遺籍逐草木殆盡惜也尚當時有良史氏在於法必傳而名山大川之秘則無寧考信於先輩之記述若冲齋權忠定公橃金思齋正國皆公道義友也忠定家藏交遊錄有曰孔都憲寡言端重剛

直敢諫不屑屑小節與先生善先生常稱其盡言無
隱思齋哭公詩有曰淵源尋泗洛事業慕虞唐以二
公之賢汙不阿所好其言信於符契而然以尚論者
之口則其爲人可得也然何待多乎哉墓在駒城院
墻洞坐坎之原配坡平尹氏祔大司憲　贈領議政
侃之孫府使承世之女墓道舊有碑只題平生淸苦
四字無他刻文不知何代何人所爲而所以壽公者
斯已足矣何待多乎哉噫當　中廟濟屯以亨慨然
有志於三代盛治簡賢求助如恐不及於是靜庵趙
先生進而吉士彈冠嘉謨日颺涇渭不同浪而不肖

者始嚮晌矣時則有鄭文翼公光弼申文景公用漑

安貞懿公瑭並居台輔憂不克濟實主調停新舊公

謂不可抗章論之不塞不流固有不容已者或以剝

復消長機動于天有徐有促而尤諸人則過矣然難

諶者或悔于禍薄蝕者不恒于翳蕣蕎孶蘗蘿復逮

公之在國人賢之至今今　上丁巳有以公聞者

上以聖人之裔而又有名德如某則不可使子孫無

蔭命收可官者一人時未有薦進則有司實任其責

越十年丙寅又　贈爵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而隱卒

之章殆無遺憾於乎韙哉公嘗家于京畿之鵂巖因

自號休巖隋城之竹茂村亦有書堂遺址云

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

管高靈申公行狀

退修齋申公歿踰年胤子上舍君歿有支出子若校家之臯者數人在相與議先人名行法應銘碑若誌而非先有狀不可狀非舊客老門下者莫能詳也以告完山李獻慶獻慶曰諾非僕之狀孰可者公壽幾八十而僕乃四十年客也及門前後日月適半然僕嘗及從時公幼學而儕黨執者時公始仕而偕出入者游得聞所稱說公少壯時事頗詳庶幾備及門之

前之年而狀之全也迺述狀曰公諱近字而遠高靈人
其先自麗及我文科顯者九世在麗朝則禮儀判書
德鄰在我 朝則集賢殿提學檜領議政叔舟最顯
高祖諱漏黃海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得
洪都事 贈禮曹參判祖諱溪承文院正字考諱世
濟以孝誼 贈持平旌閭後以公貴正字 贈大司
諫持平加 贈大司憲妣 贈貞夫人韓山李氏鵝
溪相國之後敎官道根之女也公以甲戌十二月十
三日生于湖西之淸州山東浩洞寓舍端秀異凡兒
始學聰穎師不勞大憲公甚奇愛之九歲大憲公歿

母夫人愍其年就傅而無父敎之嚴也命從内舅鳳岳李處士學十五六歲文藝驟進儕流咸譽之十八見李尙書泰和以甲友明經及第奮曰使我明經奚不若卽歸讀三經四子書不數年已通孰誦無礙與公偕業久與處者未嘗見公咿唔聲讀也但研究嘿念而已而然一擧而取科終身記誦不忘年老後猶能徃徃擧誦全章及註疏二十四丁酉中式年丙科選入槐院權知正字屢入堂后召對讀書音吐響亮或歎賞之曰眞學士聲也辛丑丁母夫人憂禮說六冊成所以持喪奉祭惟其禮而無違焉癸卯除國子

典籍甲辰除禮曹佐郞時當　景廟國恤爲都監郞廳遇事輒引禮經都提擧大臣稱之以知禮郞有疑必問俄陞正郞乙巳除鏡城府判官未幾圖遞而歸丁未除兵曹佐郞俄陞正郞尋出爲溫陽郡守戊申賊變起湖西公卽馳往見本道方伯議討賊方略賊詹時爲方伯默不應但曰吾已遞臨歸往議于新方伯無發兵討賊意公鞭馬還走迎見新伯于中路新伯見公大喜問計公曰亂起不意愚民眩於逆順不知所從曉諭先也發兵追討次也方伯從公計於座草檄先曉諭一道徵諸郡兵會討賊悉公所贊畫朝

廷遣大司馬吳命恒爲都巡撫使率師往討公當運
粮諸軍前聞巡撫使不入湖西界直穿畿邑竹山取
路徑擣賊窟以運粮等候狀飛一牒以報巡撫使答
題曰昨日斬一賊將今日斬三賊將甚幸務粮姑勿
運也於是公還邑以巡撫捷音諭民以鎭衆心旋調
兵赴本道帥營旣至聞賊敗平乃還夏罷官歸貧無
以爲家挈眷還轉于林川公山數年卒歸于淸州陶
巖居焉與伯氏屋從隣比往來講親睦爲歡絶不爲
仕進計辛亥除右通禮壬子移司藝儀外遷爲幽谷
察訪時値大歉殫誠賑濟驛民德公所屬列驛各立

善政碑旣瓜歸屛開四五年未官貪仕者又數年壬
戌除康津縣監歲大饑公竭誠營賑民無捐瘠海民
困於魚稅悉蠲罷之行呂氏鄕約使邑里相救助飢
困者賴活賑畢設宴養老闔境歡呼遇有訟負曲不
售者嗾言官壑之辨無實吏議白之俄坐漕稅船敗
下理得釋而卒辭遆乙丑除平市署令丁卯移太常
正戊辰除文川郡守壬申內移司憲府持平以在外
旋遆道臣以文川當災賑失良吏可惜請留于朝不
報癸酉除咸鏡都事旋遞授司諫院正言遇有雷異
陳章勉戒請下求言之旨時 東宮代理優批荅之

遽授國子司成甲戌除司憲府掌令請敦召林下士毋使講官久曠兼陳時弊三四條並優答許施者亦數條乙亥除忠清都事丙子除軍資正移掌令入對

東宮退　上聞筵達善問年褒嘉之甚眷其後連授掌令通禮翊禮掌樂院正司成外則北青府使辛巳以掌令登對也因講經義陳勉切至論劾人及陳外方民邑弊甚多　上悉開納特賜鹿皮一領以奬盡言壬午又以掌令論劾目下數事　上皆允之又論荒政及新進臺官失措被改正之論者　上雖不允銓曹不復檢擬多至示枳於古訓無求備一人之

義何如臺官之嫌避例付公議而自 上直許依遆非優假之道昔 仁廟朝或有是事 仁烈王后諫曰不循公議恐妨言路此在 先后誌狀中豈非殿下當法者乎 上卽以予甚歎焉所請深得臺體爲敎又敎曰今日因老臺臣得聞四件好言予幸矣

癸未 上壽躋七旬特命推恩曾經六品年七十以上諸臣並加資公時年亦七十正月元朝陞通政階付護軍越三日與諸七十陞資人並蒙賜對景賢堂 上特命公進前仍諭曰自今免通禮及侍從違牌幸矣仍問居住何處盖公數十年陸沉下僚擧朝稱

屈 上亦俯燭故每入對 上以中年潦倒屢下嗟
惜之教焉仍命賜饌曰此予同甲會也語及顏貌齒
牙盛衰各賜帛一疋翌日特除兵曹參知每當侍衛
植立不去 上輒諭曰申某甚强矣由是公又以强
庵自號內直書進軍號也以戒遜二字爲號 上教
曰益戒于舜無若丹朱傲大舜豈若此而臣之勸勉
不可不已也今日停講筵因日候之不調爲宗國戒
節宣之意今覽軍號效貫珠者之事帶勸勉之意雖
無心助予自强若有心其心可嘉特賜弦弓一張應
製進尤韻律入格御筆批一句賞賜紙筆墨 上喜

日老人得叅矣秋特除右副承旨以年七十授此盖
格外恩也公肅命後竟辭免俄除分兵曹叅知陞叅
議轉兵曹叅議己丑春　上命逮事　肅廟朝諸臣
並加資公以此陞嘉善階除都摠府副摠管復除同
知中樞府事九月聖節命問安諸臣入侍　上以君
臣同會一堂中七字爲題命各製進十韻律公亦應
製　上親製弁序命藝閣印頒各一件庚寅六月初
五日考終于蓮池洞京第享年七十七訃聞賜賻如
例遣官誄祭焉以是年八月葬于湖西之懷仁墨梧
洞申坐之原公天性温恭愷悌慈惠周詳氣淸而情

夷言簡而貌靜律己謹約制行方峻善與人羣同乎流俗無卓絶詭異之行而至於守正處義確然見操執雖勇夫莫奪焉處事安詳未嘗見疾言遽色橫逆之來處之裕如無毫髮震撓形于言面謹於細行動以繩尺表裏粹潔雍容莊重而已居官至誠奉公守法廉簡其在外邑不求赫赫譽營司書殿最公非得雅飭字必謹拙字治行大槩如此嘗以早孤慽見于色事母夫人服勤無惰容嘗侍疾藥有惡不可近口者公涕泣以勸之母夫人感其至誠輒爲之强盡焉居憂羸毁幾殆不勝喪公雖支子每之郡奉祀守而行

日必晨謁公居與宗家稍間每入宗家輒先拜廟朔
望茶禮必皆進參雖甚雨不避遇親忌必備祭需以
助之若宦遊未克參祀則必於所處晨起望哭末年
別備田土以付宗孫爲奉祀之資公之誠孝終身慕
父母如此事伯氏如嚴父游宦東西色不怡若不可
離以所得俸廩爲之立產業以饒之又爲姊妹之早
寡若貧無業者悉爲之買田宅以與之後不能保守
而貧敗則營產賙急益不懈如初當其無官廩窮不
自贍時鬻京宅得累百金盡以與一妹之貧者使得
市土田以居婚姻死喪費皆出於公公應之不色難

待親戚故舊無不欵厚有急賙之有事爲之謀甚忠
遠近尊卑幼老一辭稱説曰某孝友人也某仁善人
也失官咸憂之得官咸喜之及歿哭聲皆哀公少以
明經進文華並蔚風儀不羣以名家蟬嫣之胄奚清
顯之不可都而時命乖剌半世連蹇間有知公賢而
欲薦之者時朝論横潰各立門戶入主出奴故以公
之自守恬潔不可鉤致咸宿留不果薦獻屢嘗以言
諷而試之曰當世貴位任升黜士者視人趍嚮而予
奪之何不一示肯色乎公笑曰吾非士大夫則可也
又言曰公無當世之志則若是可也苟有志於展布

一降操何有公又笑曰枉尺未有能直尋者也見公
之不卑小官屈意祿仕則又言曰此豈公所宜處耶
人以是薄我而我安之何公又曰人之高下不係官
職我自爲高而已官卑何病㦸慶退而竊歎曰公其
君子人乎及其佩皂囊涉文石出入風議之地則已
衰晩矣寵金緋躋列宰沾被賜賚之渥則已老耋矣
奮於積薪之下僅有馮唐之遭遇而惜乎才猷經識
不見施於强壯之歲宜著者不盡著於世也所撰禮
說博採禮家諸書下及東方諸儒辨說删其繁亂正
其紕繆本據古儀參酌時宜皆可遵行而不悖者有

遺稿若干卷藏于家追修其自號也配 贈貞夫人
礪山宋氏同知龜錫之女也和厚淑靜愼黙寡言甚
得婦道中歲有沉痼疾不自幹家故公畜妾以代中
饋夫人終身無妬恨色以壬申十二月二十八日生
以庚午七月初五日歿享年五十九初葬高陽碧蹄
改葬淸州楸洞卯坐之原與公墓稍遠將擇吉地而
祔時未遑也無子以再從侄培淵爲後上舍君也女
一人適李獻慶文科前修撰培淵早歿無子以族子
與權爲後有一女適鄭瀷獻慶有一子廷鄰二女適
李柱溟洪樂蒼庶子四人取淵會淵達淵命淵庶女

三人適韓元道鄭榅金處彬內外孫幼者不錄

成均生員崔公行狀

公諱一元字元之初諱日元字善長姓崔氏江陵人始祖高麗三重大臣慶興府院君諱必達其後十三世有諱漢柱元世祖以麗師征日本也以將領在舟中遇大風鐵碇落於巖罅啣不脫舟幾覆則焚香告天願以身贖衆命自沉于海力拔之碇脫而舟已瞥逝矣適有漂板得不死或言有神助事在麗史入我朝有諱致雲號釣隱吏曹叅判集賢殿提學子諱應賢號睡軒大司憲以佔畢齋門人坐謫後以孝行

有金帶之賜臨瀛人祠之與釣隱並享是生諱世範以文章鳴世選入湖堂官至僉判是生諱壽嶒郡守無子以弟僉奉壽巘之子諱景祥爲後景祥　贈大司憲是生諱基鍈與弟基鉐在太學光海廢　母后歎曰倫常斁矣遂去被錮　仁祖反正除別提不就後以子貴　贈吏曹參判是生諱文澳文科正郎無子以仲弟　贈承旨諱文活之子諱東老爲後中司馬蔭佐郎寔爲公王考考諱道炳早世妣安東權氏府使躋之孫僉正胄之女也公以丙寅九月十四日生自幼明敏穎悟稍長沉靜有器量七八歲時隨往

外祖權公原城任所見計吏文書能摘發幽隱絲毫
畢察老吏爲之吐舌未冠丁父憂能盡易戚之節母
夫人嘗有貞疾躬執湯煹不解衣以憂數十年如一
日有怙勢者逼葬先壠公以藐然孤童赴愬營邑至
擊鼓登聞積十餘年卒以至誠得伸理能摧抑彊禦
聞者韙之然少壯學問之年虛過於嘗藥終訟之間
不克勉文攻藝以充其才爲終身恨年二十七中生
貟試卒蹇一第惜哉公在偏母之側一以順指得顏
色之和爲孝嫁其四妹相攸必誠奩具必備諸妹之
貧窶者周恤之甚恩仲妹早寡則率育其子教養冠

娶無聞已出季妹之喪適在公病篤時家人諱不忍
告公忽自覺知大慟曰吾死在朝夕而妹先我亡耶
棺斂之具亟命治送人皆異之親族之窮困來依者
接應不倦各得歡心尤謹於奉先之節祭祀品式著
爲冊子以遺子孫悉參攷禮書折衷損益焉天資莊
重寬弘溫恭謙挹與人不較人自感服平生雖不以
文人自居墳典妙旨先儒格言有契於心則玩味成
誦服膺不忘不啻如芻豢之悅於口或良辰美景吟
詠揮灑則詩韵淸警筆法勁正嘗病世之作僞以爲
巧者以九拙自號曰貌拙心拙氣拙言拙計拙才拙

文拙筆拙交拙又以舊居在鳩峯之下扁其室曰鳩
拙性不喜營家故亦以此取義云槩論公之爲人有
幹才可以需世而無不周有威儀可以長人而無不
服世之論識務之賢者指不再三屈公必在其間而
蘊不一施則命也然觀於躬行而修察於家法而治
衆歸賙給之美鄉慕謹愿之風則仲尼所謂是亦爲
政者歟辛未七月十七日歿享年六十六配海州吳
氏吏曹判書祥之後進士𥚃之女寬柔淑哲喜怒不
形於色事君子以敬遇宗族有恩乙丑三月十五日
生丁亥十一月初十日歿享年八十二合窆之公墓墓

在原州梅谷員辛之原育二男長寅敎娶文正朴宗
潤女次寅孝娶生員丁可愼女寅敎有一女四男女
適李譿煥承吉男海羽海翮海翔海翼寅孝有三男
海闓海寬海朝内外曾孫不盡錄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目錄

行狀

祝文

哀辭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行狀

先考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
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
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嘉義大夫刑
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府君行狀

府君諱齊華字伯宗系出宗室之李我　莊憲大王
王子潭陽君諱璖早卒無後以兄桂陽君諱璔之子
江陽君諱灊爲後江陽生喜安君諱緝喜安生錦川
君諱珹錦川與其弟順川君諱琯師事履素齋李仲

虎傳六經之學其學以小學先敦行孝友蔚爲宗臣
師範叱漢有河間云錦川有三子皆一時名臣長曰
諱誠中號菠谷官戶曹判書 贈領議政謚忠簡公
是生諱幼澄官義州牧使錄扈聖功 贈吏曹判書
完興君謚貞敏公是生諱命雄官副提學 贈吏曹
判書完陽君菠谷以下三代當壬癸或丙丁亂忠績
特著是生諱震奎以孝誼爲寢郞及氷庫別檢皆不
就是生諱翼齡司馬兩試初仕爲翊衛司洗馬居郡
縣有循吏聲官止司導寺僉正府君其胤子也妣竹山
朴氏監司慶新之玄孫進士希寅之女也後以府君

貴別檢　贈吏曹參議僉正　贈吏曹參判祖妣妣
封秩亦視秩如例府君以辛未正月二十三日生于
漢陽興仁門外德巖之第生而容貌端雅器度安重
嬉戲動作不類凡兒參判公以晩出子雖甚憐愛教
導必以義方無所假借母夫人訓子女方正有禮兢
兢於矩法之內見一踰越必嚴呵禁故府君自幼服
習德器夙就方其年及就傅也隨參判公盈德任所
遠在海窮道東境僻陋無儒師受說穆史略少微通
鑑於一鄉品粗通句讀而府君能自悟解文理驟進
十四至京師從外從祖朴軍威斗寅學詩軍威公命

題以試驚曰此異才也甫成童已能出游翰墨場肩老諸生間見推名二十三中癸巳增廣試進士有一弟少一歲齊名膠庠弱冠而歿府君自是意忽忽不樂遂廢舉業專意古人爲己之學覃思力踐以求之者有年後以親命黽勉應舉屢發解晩始科闈雅志不在也參判公年及八耋而府君時尚未第參判公以詩勉之曰倘令兒子勉終始泉下哀榮亦可延其後參判公既下世而府君猶不敢廢舉盖以期勉如此而推恩之榮卒如詩讖焉府君早遊表叔朴上舍載興之門得聞學問之大方禮經之微旨中歲益自

奮勵屏絶時好潛心墳典俯讀仰思先透其頭腦大義次及其錯綜經權至於名物度數略而不屑曰此則有司之事非士之急也如論孟朱子書節要視之若日用飲食真西山所編心經尤所敬誦毫分縷解無一字放過凡所讀書皆參互考訂辨釋疑誤或別紙劄錄或行間旁註誠力精篤卷卷可見嘗病世之學者不知四端七情之異而同同而異或圖圖說去或分別太過作四七辨曰夫四端七情俱是性之發而同一情也然而有四端七情之別何也四端之惻隱便是七情之愛也四端之羞惡便是七情之惡也

恐無異同而又於四端純善無惡七情有善惡之說亦未易曉也七情之有善惡者盖謂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或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之類也然四端亦有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者安得謂之純善而無惡也竊嘗思之四端七情是箇道心人心之分也原於天命之性而以理發則謂之四端生於形體之慾而以氣發則謂之七情然理氣本不相離故理發而氣亦隨之氣發而理亦乘之固非四端之外別有七情七情之外別有四端真有兩件物不相干涉動不俱動靜不俱靜也但其所指淆於其至

同之中辨其不同者各立其名耳何以知其然也盖以四端言之見赤子入井之時有箇惻隱之心見人不善之時有箇羞惡之心其所以惻隱羞惡者理之發也而其惻隱羞惡者氣隨之也以七情言之見君子之時不能無喜愛之心見小人之時不能無怒惡之心其喜愛怒惡者氣之發也而其所以喜愛怒惡者理乘之也夫以一心之中有理發而氣隨者有氣發而理乘者無他也即四端而觀之則四德之理主焉而五行之氣次之即七情而觀之則五行之氣主焉而四德之理次之譬如觀風水者背艮面坤而觀

之則艮爲主而坤爲案背坤面艮而觀之則坤爲主而艮爲案一山之内或艮主坤案或坤主艮案者豈非所見者不同而然耶然則四端七情不可判爲二物明矣四端之惻隱雖出於理而惻隱者氣則七情之愛非謂他也四端之羞惡雖出於理而羞惡者氣則七情之惡正指此也故言四端則不言七情而七情不在於外言七情則不言四端而四端實具於中是所以四端七情雖有分別而不害爲同一情也至於四端純善無惡七情有善惡之說則向所謂人心道心者固已發其端矣盖天命之性未嘗不善而氣

質之禀美惡不齊惟此天命之性墮在氣質之中則
如水之本清而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溷器盛之則濁
本然之善亦隨其氣禀而有善惡之不同也然其性
本善而無惡故發於四端亦純善而無惡其氣美惡
不齊故發於七情亦有善而有惡何足疑也然則其
所謂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者是果理
使之然乎氣使之然乎吾知其氣有以動志而理役
於氣也指其氣之動志而謂之四性之端有不善可
乎見其理之役於氣而謂之四性之端有不善可乎
此孟子所以就其氣質中拈出其天性本然之端以

明性善之理也然雖不當惻隱而惻隱雖不當羞惡
而羞惡而其所以惻隱羞惡者非仁義之理則莫能
也雖謂之四端可也但與亞聖所言先儒所釋者有
真妄之分耳是以古之聖人察夫人心道心之間精
擇而固執之常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道心爲
主則理能使氣而四端昭著人心聽命則氣爲理役
而七情中節一心運用無一毫之不善矣又謂學者
只知仁包四端而不知四端各具四端故遂以一性
分作四塊物爲或人問答曰或問入井惻隱之時只
是仁之端禮義智之端安在見不善羞惡之時只是

義之端仁禮智之端安在待賓恭敬之時只是禮之
端仁義智之端安在見善惡是非之時只是智之端
仁義禮之端安在乍見入井而感發於中有箇惻隱
之心者仁之端也而人與人相類是合當惻隱這便
見義之端其感發惻隱而中於天理之節文則這便
見禮之端其能知當惻隱而惻隱則這便見智之端
且夫見不善惕然有羞惡之心者義之端也而其惕
然羞惡之心發生之初則這便見仁之端其羞惡之
發於中而中於天理之節文則這便見禮之端其能
知合當羞惡而羞惡則這便見智之端以此推之禮

智則禮智之端亦莫不各具四端若謂惻隱之時只有仁之端而無禮義智之端羞惡之時只有義之端而無仁禮智之端則有若實有四塊物磊落胷中不相干涉便不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理矣曰然則惻隱羞惡之類何不混同說話而各各分别指言仁之端義之端耶曰是雖人心之一理而其分則殊因其外面所遇之不同而亦有裏面所感之不同故如赤子入井之時惻隱之心爲主而三者在其中過廟過闕之時恭敬之心爲主而三者在其中此特言其發見最著者以名狀一心之德耳府君上一說

四七之辨在諸儒論說中特詳盡前此未有剖析及
此者其曰以四端言之所以惻隱羞惡者理之發也
而其惻隱羞惡者氣隨之也以七情言之喜愛怒惡
者氣之發也而其所以喜愛怒惡者理乘之也又曰
四端之惻隱雖出於理而惻隱者氣則七情之愛非
謂他也四端之羞惡雖出於理而羞惡者氣則七情
之惡正指此也等語似近於李栗谷四端七情皆氣
發之論而亦於李退溪論不甚牴牾然府君恒言退
栗理氣之辨當百世以俟聖人非後學所敢輕議云
下一說四端各具四端之論先儒所未言者學者苟

非潛究而嘿契焉則豈易信服其實然也至於疑禮
難曉處或參酌折衷不泥古與俗而自合於情文者
亦多居參判公憂也祥後中月即閏朔也禮家多爲
踰月而禫者不遽吉之義也毋論正閏只取其踰月
則閏亦可計也府君曰朱子家禮禫祀條曰自喪至
此不計閏二十七月吾當從厚遂不計閏時有人遭
喪於月之晦以四日之制成服於明月之初著欲以
亾日行練祥府君曰服未準二十五月則是短喪也
爲之著說以曉之其略曰曾不見朱子答曾無疑之
書乎其書曰承諭令兄喪期於禮聞計便合成服當

時自是成服太晩固已失之於前今日祥練之禮却當計成服日至今月日實數爲節但其間忌日却須別設祭奠始盡人情耳朱子答人之問如此此乃始死之月不得成服而踰月成服者之繩墨準尺也或曰練祥之祭必自成服之日計月行之則朱子編成家禮也何不於大小祥條下書之以自成服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云而但曰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乎既曰自喪則是自亡日計月也非自成服日計月也曰不然遭喪於本月成服於本月者事之常也遭喪於本月而成服於後月者事之變也或因喪出

於晦間或因喪需之未辦或因喪者之遠出各因人家所遇之不同服隨而過月耳制禮者何可預慮其未來之變故一一設法以待之乎今其小大祥条下皆以自喪至此爲言而不曰自成服至此云者蓋據本月內四日成服者而立定一切之常制也遭喪之月與成服之月旣是同月則雖曰自喪至此與自成服至此有何異乎言雖異而旨則同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成服於踰月之後者則與此大不同若踰一月而成服則至小大祥縮一月之數踰兩月而成服則縮兩月之數雖緦小功之輕服亦皆有一定

之月數未滿月而除服則尚爲失禮況三年之通喪乎且自練祥之月節次推排至於禫月則皆縮一月而未滿二十七月之實數服吉服而飲酒食肉亦必在二十七月之內人子之心其得安乎汝安則爲之之訓夫子所以深責宰予而今世之人以爲安則吾所不知也或曰觀朱子成服太晩初既失禮之說則似指當成服而不即成服者而言也是豈并與月晦遭喪來朔成服勢所使然初無失禮者而謂之乎曰子之言似矣而又有甚不然者子以爲勢所使然禮無所失則視爲常禮而不當用變禮之文乎若朱門

人曾無疑之事其成服之過時曲折未可詳而以今
世人家之所遭者言之則或因貧窮未及辦喪需或
因喪人有重病不省人事或因事遠出不及奔喪以
致過時成服者世多有之矣若此者獨非其勢之使
然乎此是其人之不幸而非其罪則亦可以失禮責
之乎然而成服既在於踰月之後則豈可曰我爲勢
所迫我無所失禮而自成服計之未滿月數之前視
同常禮遽行練祥變除之節乎然則月晦遭喪來朔
成服者雖曰勢所使然禮無所失至於踰月後成服
則彼此一也小大祥時未滿月數亦彼此一也彼亦

變禮此亦變禮豈可以常禮律之乎且十二月晦日亡者不知幾人其子必成服於明年正月初三日矣服衰於正月初三日者遇同年臘晦忌日而行小祥祭則成服小祥同在一年之中服衰服練俱在十二朔之內得無爲太促乎此不過拘於家禮大小祥條下自喪至此之文又拘於忌日行祭之文而膠守之不能深究朱子本意於文字之外而變通合禮之致也忌日之祭非古也古者卜日而祭朱子從簡易大小祥止用忌日蓋因時俗而制宜也若有窒礙難行如曾無疑變之所遭及今日問答之事則何嘗教之必

從忌日移易不得耶所以有計月數退行練祥之教
又有遇忌日別設祭奠之教況或丁或亥之文炷香
擲珓之法著在家禮乎云云此皆時俗之所聽瑩而
有識者服其高見以爲達禮之本戊寅丁母夫人憂
哀毀踰節親愛疑死喪祭一遵朱文公家禮三月啜
粥三年疏食不以羸病而或變癸丑參判公喪年及
衰境而持制一如前喪終三年食素君子以爲難五
十中庚申增廣試文科辛酉選入槐院權知正字俄
陞國子典籍壬戌除兵曹佐郞時有賀禮兩不及
東宮庭班者近百員因臺言命汰而獨府君首實餘

人自如人以此多之癸亥復除兵曹正郎俄通臺望
甲子除平安道掌試都事辭不赴旋除司憲府持平
疏勉聖學兼陳一二闕失時府君選錄弘館忮妬之
者鶻起摘抉句語剌以不知避嫌譁然攻之而二三
大臣之筵奏也皆直府君而甚言者　上意亦頷之
其冬除高山察訪高山實北路管轂之地到即申嚴
關禁執不私撓壘守斂避馱載頓絕監司李公壽沆
得府君報牒論事輒再三讀之歎曰此經世之文也
當今未見匹儔惜不能大展布也所與酬唱詩律聯
爲大軸相得甚歡乙丑冬還授持平丙寅春復授皆

辭適其年夏有會寧按獄之命盖北道有行乞女人
中路爲老居師所强刼爲妻同行累月而非其所願
從也到會寧嶺阨無人處打殺居師爲邑里所捕告
自服曰妾與居師鬪爲師所擠仰卧雪中師伏其上
妾左手把師鬚右手探得一塊石仰擊腦後師以年
老力不敵竟碎腦骨而死云在囚十餘年經數十推
官而一辭無他以師老而女健聽者不疑卒以弑夫
論府君一見其案知有隱情發問於其女曰男剛女
柔理之常師雖年老汝爲所擠則强弱不敵之效也
汝雖少健必不能獨殺且從上擊下順而易從下擊

上逆而難汝以仰臥之身能轉臂擊腦至碎骨致命
乎雪中凍着之石手搖足踢尚難拔汝能偃臥探得
之乎必有奸夫教汝引到無人之地伏路掩殺汝敢
欺隱如是耶女即吐實一如府君所問竟得其奸夫
並致之法聞者服其明復命之路遍察關南北地理
險易遊七寶山泛鶴浦觀國島下及叢石金剛諸勝
有紀行詩一卷在道除司諫院正言還朝疏論北路
關防不報秋除公洪道掌試亞使黜陟公明多士悅
服試畢登俗離山遍觀龜潭島潭舍人巖北壁南窟
義林池諸勝有詩一軸丁卯夏除持平疏陳虛心來

諫之道祇悔頻復之過疑阻逆詐之失 上優批以
答之其後連爲掌令者三戊辰夏貴主之喪 上過
哀傷之數臨幸其第羣臣諫者多得罪秋府君以掌
令陳疏略曰 殿下於貴主之喪欲致其哀者此天
理人情之不容已者然而致哀之道亦有限節若過
其節而不以禮裁之則父子之情容有紀乎其勢必
至傷生而不自覺踰禮而莫之察 殿下縱自輕柰
宗廟太后何哉 殿下所以堅拒羣下任情直行
者豈不以爲人父止於慈卽曾氏所以讚文王之盛
德則凡於慈之之道雖靡不用極何害於理而爲此

紛紜苦爭耶 殿下以此自信不少開納而似與曾
傳本意有不襯合臣請先釋止慈之義而繼救 殿
下之失可乎大學經一章首言止於至善朱子釋之
曰至善卽事物當然之極也曾氏作傳引文王之事
以釋此章之義而其曰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
慈止於信五者蓋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之所在而
其目之大有是五者耳大學所謂至善卽中庸所謂
中中之爲言以其無過不及之差也今以其過差而
失中者謂之至善之地中庸之道而行之不疑則其
於古聖賢立言之旨果何如耶故子思引夫子之言

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葢旣失其中則賢智之過雖與愚不肖之不及有間而其失均焉若使文王之慈有毫髮過差則何以爲文王之聖而曾子亦何稱之爲止慈列於至善之目也哉臣又按曾傳釋正心章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朱子釋之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慾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由是觀之雖天理人情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一有留着於方寸而排遣不

去則鑑空衡平之體破他障蔽而其用之所行不得
其正參之於當然之理固有之情便有差毫釐而謬
千里者寧不大可戒哉是故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臣愚死罪竊恐 殿
下慈愛之隆哀疚太過一念膠滯隨處觸發以擾靈
臺以傷冲和其視曾傳之止至善思傳之皆中節或
似有歉 殿下倘以此庸學數章之旨反求 聖躬
驗之於近日事爲而考其得失則必有犂然會心幡
然覺悟者矣時 上於進諫者輒引大學止慈之訓
以折之曰諸臣不曾讀大學乎故䟽意專以大學止

於慈一句反復辨釋以冀開悟䟽入　上還遶給不答
因命特遞逮敎至嚴而終亦不之罪也冬除太常正
己巳春享差大祝以告牲不審謫配嶺南之尚州五
月賜環辛未七月除獻納九月進律詩二十韻中文
臣庭試　上賜馬以賞之其冬連擬兩司亞長除安
州牧使俄移鍾城府使陞通政階時關北十州四年
大飢公私滌滌無一粒之儲民父子夫婦不相保僵
殍滿野鍾其一也　上發嶺東南穀船運以哺之海
路險遠春夏多大風船不時到而鍾民仰賑者三萬
餘口府君竭誠拮据方便賙活冒大暑履重嶺或丐

分於主監或問飢於材間夜以繼日殆廢寢食首尾百五十餘日及麥而止無一捐瘠民皆曰活我者侯也時監司黃公最見府君報牒讀再三不已歎曰吾見災邑報牒多矣未有誠意惻怛若此者也賑畢褒聞優等府君因患丹毒阽危者踰年勞瘁祟也鍾地邊胡其民素羯羠及是時白晝剽掠殺人不忌府君曰殺人之獄必經歲成案以素悍之俗當大饑之歲殺人而誅不時行則尤無所忌憚盜賊益肆殺死愈衆其承疑無疑法應死者皆即殺之旬月之間寇掠不行野無草竊州有一寡婦率畜其姊子待如己子

又畜他人之子若女呼以養子養女凡男女四人同居忽一夜寡婦及養子爲人刺殺其姊子告官曰强盜三四人殺之我雖目覩昏黑莫辨誰也購捕踰年賊不得及府君至閱其案曰此必姊子利其財而欲專之也訊之果服甲戌以疾遞歸冬特授刑曹叅議以在外遞乙亥秋除掌隷院判決事連擬銀臺以在外未受点庚辰以侍從父年七十進階嘉善付同中樞辛巳春除刑曹叅判其在隷院及刑曹剖决公明摘發如神老吏吐舌郎僚多傳誦其書判之文精力之不衰如此癸未春以 聖壽七十推恩耆臣加嘉

義階夏授都揔府副揔管老病遂不膺命戊子九月十
三日考終于家享年七十八臨歿精神不亂語子弟
曰親塋遠吾又老病久廢省掃未死必欲一往而今
已矣是吾遺恨是吾遺恨云訃聞于朝賜賻遣官吊
祭誄焉以其年十一月葬于龍仁水餘面德谷越五
年壬辰以宅兆不吉改葬于龍仁東邊面石城山下
栗園巽坐之原後以獻慶仕至正卿推恩　贈資憲
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
藝文館大提學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揔府都揔
管府君天資溫恭慎嘿侃侃讜牧內守剛方制行篤

實跬步之近嚬笑之微靡不檢飭猶恐踰禮莊矜而不失於和泰平易而不狃於流俗習性恬靜不喜交遊待人常持禮貌雖盃酒接歡間以諧笑而終不至戲狎與人談經術論文史樂爲之傾倒竟曛夕亹亹以和居家處羣未嘗有乖激言語至爭辨義理抗聲竭論明白痛快片言無所撓屈人或言其好勝則曰韓愈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吾何爲枉道以悅人哉器局疏通不類曲士偏滯而辭受取予一毫無所苟於爲義甚勇不顧時俗毀譽常曰士循俗熟軟畏人非笑則無足觀也處事皆有誠意凡所設施

不寃不措也爲人謀事亦然事親盡其誠養備志物
一姊早死有孤女在率養于家而嫁之奩具甚備一
弟早死有孤寡暨庶弟稚者撫恤之甚恩使嫁娶不
失時御家衆以禮閨門之内威和並至雖兒女童孺
之愚迷必以小學之教朝夕提誨薄於自奉糲飯茹
蔬恬如也鞍馬衣服器用百物從其汚弊房室之内
凝塵滿席華好之飾性所不安也自少好讀書至年
衰老不一日廢讀讀必以爛熟浹洽爲期徹夜咿唔
未見厭倦之色本原六經四子旁及濂洛關閩諸家
道體之微眇心學之精蘊靡不妙契殆乎真知羣書

難卞之疑人倫處變之節分析奥隱稱量纖毫或立
論著說則如順流運柁沛然無礙旁引左譬逢源横
竪而曲成義理凡有疑辨人或不省至肯綮理到處
則靡不蘉然心服士友中素伉厲不肯下人者亦皆
曰李君學識真宿儒也辨論輒通大義吾輩不可及
平生服膺於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一句
而常曰不以敬爲基址則致知亦著不得故必以一
敬字爲終身之符雖私室無人之時深夜不寐之頃
常見其歛容危坐或儼然若思或暗誦所讀篤老之
年猶尚如此癖好看書手不釋卷雖在芬華波蕩之

場實友諧謔之席獨自開卷潛心一不回顧傍人之
言非但不應亦或不聞也爲文詞則經傳之外紛以
班馬韓三子之文汎博而不流抑揚而不詭不求奇
變而波瀾汪如藻彩煒如見者咸稱爲大手筆功令
之文無所不能而尤長於論策詩調淸麗富贍常學
錢劉元白而格力亦不猥卑雖絶句短篇皆一氣貫
綴非尋摘篆刻者比也不甚喜著書詩文無多而在
中年以前者散佚無存及兒息稍長始知收拾今有
若干卷藏于家敎人文字誠意勤摯微奥底蘊罄竭
無隱誘掖與勸多所成就其在高山例無北路敎養

官鍾城則邊民素不好文府君所至輒設齋立課口
授躬率亹亹不懈朱墨之暇輒引諸生談論不輟士
皆愛慕而信服之遠於邊化去後之須久而不衰此
其推己及人之一事而亦可見樂道好學之實也立
朝居官奉公如私必以誠愼官罷則即退歸鄕廬不
一日淹京邸人或以權貴勢利撼之以言語者則曰
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吾欲爲其難未暇求其易也其
在臺省雖當朝論潰決之時介然自守無所趍合常
誦先祖坡谷公毋論是西是東但看爾私爾公之句
曰世以標榜加我者吾雖無得以辭之吾家世守只

此一句而已前後章疏不見依阿偏係之跡故爲當
路者所不喜仕以此蹇蹶而凡風波激蕩之地戈戟
睢盱之場咸知府君不或靡隨也不或左右也故彼
此疑怒不及焉論治道則以人主一心爲本屢進操
存誠正之謨論治體則以令行禁止爲先常病姑息
苟且之弊處事則先爲遠大之慮而後其近功治民
則務爲經久之利而耻行小惠故在家在官矜不爲
人所喜久乃悅服者難以一二舉也又嘗耻士之以
學問自名高世取標譽者未科也則曰吾科白中人
也旣科也則曰吾科目出身也由由然與人偕而不

自異焉雖有一二覵而知之者亦其膚末而已孰知
夫大造詣之精深抱負之重大不施於經幄不展於邦
國爲世道之不幸也哉平生擇交友甚愼不妄親密
常曰吾終身愛慕如古人者有三人趙守弘仲裕之
文雅端潔李桂徵叔馨之樂善疾惡丁宜愼正夫之
仁孝愷悌皆吾所不及也於故舊甚篤弔死問疾曲
有恩義兒時所受口讀者盈德鄉品雖遠在千里外
而數致書問年及耆耋猶記問其子孫不衰也少時
數十年于興仁門外商山下紫芝洞故仍自號商巖
中歲以後至卒年又累十年于龍仁縣治法華南麓

之下俯澗而亭扁曰在澗開塘拓庭列花卉以娛意
有薄田數十頃以資衣食焉配貞夫人羅州丁氏貳
相應斗之後兵曹叅議時澗之孫通德郎道泰之女
青松府使延安李文徵之外孫也自幼柔和淑靜周
慎寬裕有厚德之性爲父母最所奇愛十七而歸事
公姑甚勤公姑雖甚安近之齊栗祗肅戰兢之色常
如始至家口近數十而歲入不支半歲主饋五十年
日有庚癸之悉衣髢釵釧無一遺存而祀享極豐侈
脯脩蔬果腥肆爛脍之品溢於盤卓宗族以是知奉
先之節必誠也時節進醲及文會之席敎膳之美酒

醴之嘉而不以圎告賔客以是知酒食之議不愆也
府君或山房讀書或就友肄業數十年爲文垣之游
而不以家累累心士友以是知閫治之有良助也弟
婦昌寧成氏持平任之女也早寡同居亦賢婦人也
妯娌相得之歡如塤如篪爲鄰里所稱道教子女不
以愛勝義訓敕之必嚴御婢僕慈惠而有威待妾媵
及庶出子恩厚而辨於名也以戊辰五月十九日生
七十後隨不肖鬳慶往襄陽任所庚辰七月初八日
卒于府衙享年七十三始葬楊根盤谷里先塋下後
移龍仁德谷今又移附于栗園府君墓左爲同塋焉

子女産多不育育而長者男二人女三人男長星慶今改名獻慶進士文科前判尹次漢慶進士文科官止正言出後于季父諱齊茂早歿女長適韓德樹生員次適尹昺相生員次適朴顯祿早寡獻慶娶同知高靈申逝女生一子廷鄰早歿無子以族子升鎭爲後二婿李柱濵洪樂蒼柱濵進士又有庶子廷年學官庶女李是鉀妻漢慶娶安東權世南女無子有繼子廷柱一婿崔海翻韓德樹有一子錫圭二婿南泌李孝濵也尹昺相有二子克譔重譔克譔進士二婿李文爕權傛也朴顯祿有繼子鳳赫又側室子杲慶

運慶二人屎慶早死內外曾孫㓜者不錄獻慶晩出
也兒時且羸弱善病府君雖甚愛而憂之勸課教督
未嘗以是而或弛授書史教詩文之外常令侍坐不
離晷刻經傳義理文章路徑古今治亂之由賢邪得
失之跡亹亹辨說灌耳浸肺日用雅言皆是物而尤
以窮理居敬守道俟命八字諄復提誨親切懇惻故
獻慶專襲家庭之訓而不就他師賴有一二知識不
至魯莽耳食服事五十年自以爲粗傳府君之學而
自府君棄世以來臨學而惘芒如遇事而塗棘如疑
晦日積冥埴靡嚮始知未盡學者尚多山頹樑摧之

慟豈但風樹枯魚之悲而已哉惧其日遾月遠著存
乎心目者久益迷失故粗述言行之槩略撰次如右
以寓愾僾如見之慕且用警昏惰於未死飭稚昧於
後來而府君中身以前所未逮覯者得於諸叔舅友
執之傳說僅十一二焉數歲以來荐經同氣獨子之
惨形骸枯兀神識荒散躬所濡染而佩服者亦何能
保其無遺而遍記也尚有當世能言之君子哀矜而
欲惠之一言則抑有賴於是狀云爾

南窓鄭公行狀

鄭生周學來自嶺之南踵門告曰僕永川處士南窓

公之孤也間執事爲文章樂道人賢美薦寵幽隱潛
光靡不發吾父畸於命才不售於世顧杜門讀聖賢
書以學行著譽鄉黨間旣其歿也儒林慕義戀德謀
所以尸祝而俎豆之發文告通議者以人則同鄉數
百章甫以郡則傍近數三州縣其文告之辭或曰發
揮斯文嘉惠後學或曰淑行懿範一世師表或曰學
原經傳行推孝悌餘事文章士林矜式或曰眞實之
行淵源之學無愧古人或曰鄉鄰景仰不啻山斗今
其儒林姓名及文字俱在錄可按也懼執事以僕之
私吾父而以是徵信執事幸察儒林之論之公而非

阿又以其言之各舉所見知而合以觀之可以悉吾父事肯惠一言之華庶其不朽吾父乎不侫迺按而得其實作而嘆曰賢乎可師也可祭社也不侫何敢有愛於言耶遂次其世系言行及子孫而爲之狀曰

公諱梯字可升烏川之鄭遠有代序鼻祖諱襲明樞密院知奏事事高麗毅宗以直諫死其後簪纓繼繼九傳而有諱仁彦典工判書始居永川子孫仍家焉是生諱光厚仕我　朝亦典工判五代祖諱大仕當壬辰島夷亂倡義立功授醴泉郡守後　贈戶曹叅判高祖諱良輔曾祖諱以頀祖諱世武考諱思齊皆

隱德不仕妣昌寧曹氏襄平公益清之後士伋之女
也以 肅廟己巳八月初二日生公于鳴山里第幼
有異質稍長不輕言笑不妄動止與羣兒遊戱未嘗
見傲悖色六七歲能知愛親敬長之道人之見之者
已知其非凡兒八歲學魯史于伯父處士公聰悟絶
人過眼成誦或命口占屬對則應聲而就語多驚人
時宗黨中有塤叟萬陽篪叟葵陽二先生敎授弟子
梅山公重器鳴臯公榦皆英才好學公十四就學于
二先生退而講劘則二公又切磋提撕之德器之成
就學問之長進實資於是公常以是爲天下至樂專

心遜志博問審思經傳微奧之旨洛建傳授之訣精
通妙契靡有底蘊二先生每稱此君心學人所難及
他人讀書多麤畧魯莽此君每分別義利路頭不究
不措不亦賢乎初治公車業累發大小鄉解卒蹇一
第則曰有命焉遂廢舉却掃專意爲己之學亦不欲
以學問自名案上不多積書秩手一卷以玩心客至
輒屏之其學以家禮小學爲本源田地以周張程朱
書爲日用飮食誠孝根於天性七歲丁父憂持禮如
成人後居母夫人喪哀毀踰禮杖而後起三年寢苫
讀禮暑不脫縗伯氏鰥居又無兒息公分衣共被敬

愛篤至遘癘疾革躬自扶將親執藥物及其不救以長男周震立後俾奉宗事盡籍田民而歸之自以早失怙恃爲終身至痛祭之以誠如將見焉遇宗族以恩待朋友以忠常以隱惡揚善爲心接物之際和氣藹然人無賢愚貴賤愛慕忻忻焉人有問業隨其才而教之罄竭譬曉無有所隱常語學者曰孝悌爲仁之本文詞而已者其如無本何著求放心說以勉門人鄭一珩等又謂權應奎曰此吾師門自出也材性英邁異日必爲吾師之賢宅相吾豈不以所學於吾師者教之另加勸督以至成就嘗於暘谷書社講席

作詩四聲及小序以諭諸生曰惟我鳴溪一洞名儒輩出不以文詞科宦顯則必以行誼名節著至今論吾鄉教俗之美者必以鳴山爲第一豈不以前輩之遺風餘韻猶未泯耶世代旣遠教養寢衰人家子弟不肯俯首讀書懦慢成習雖有好資質暴棄如此豈非可慨者歟茲與諸君子講討勸勉以追先故云公之眷眷於奬進後學其勤若是尤篤於師友之誼二先生歿後每經師門舊墟徘徊傷感改築講壇重建遺亭雖拘於朝禁不敢立祠妥虔而與舊遊學徒議自製祝文春秋二時紙榜設祭以寓誠慕梅山鳴皐

二公繼歿公爲述鳴皐言行狀累百言編輯遺稿隨
事各盡其誠力風俗觀感安得不歸厚哉乙酉正月
十四日卒于寢享年七十七以是年閏二月二十一
日葬于丹湖先兆艮坐之原配慶州李氏益齋先生
之後世楷之女生於辛未月日先公三十二年某年
月日卒葬于龍洞酉坐之原後配慶州崔氏德基之
女生於乙酉月日後公八年某年月日卒從葬于丹
湖先兆其原向酉生四男一女男周震周興周采周
學女適趙廷龜周震周采出系周震生一男夢廷二
女適李寅協崔柱寅周興生四男夢祿夢祚夢福夢

祥周采生二男一女男幼女適金守默司學生二男一女幼趙廷龜生一男光璿周震及趙廷龜妻前配出也內外孫曾多不盡錄天之報施善人其在斯歟噫鄭氏之門何其多賢也圃隱尚矣無論當 贈參判公之奮義討賊也族人有湖叟父子同時起兵或力戰死 英宗戊申鄉兵討叛亂也公及諸鄭亦在軍中義聲隱然墳麓二先生不佞雖未及掃門而拜固已仰斗南重望梅山以志操名鳴臯以才譜名文章則莫相上下號爲巨擘而並峙其間左右取資者公也豈所謂醴泉有源德星有聚者歟使公顯敭而

試一二於世者其聲名光輝曷可勝道哉嘗聞公家甚貧窶所居矮屋穴其南通明故號南窓前無廳事有一樹童童如繖每日出提一席携一簑隨樹陰而坐或東移或西移南北皆然故名其樹曰四陰亭作詩以識之自況於有巢氏之民其操尚之高與寄之遠又何如也間公之風可使頑夫廉薄夫敦安土樂天公其庶幾乎嗚呼韙哉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久庵金公行狀

前承旨金君夢華以其先祖久庵先生遺事一通授完山李獻慶曰吾祖嘉靖隆慶間人也以數百年之

久而問經兵燹文獻蕩如採掇古老遺聞略補殘缺
如此而得此蓋艱矣故欲傳之久久莫若以文字盡
狀之獻慶應曰先生之在朝正色讜議屢拄邪枉士
類倚重必有良史氏收之於名山大川之秘在鄉則
學問行誼服一邦邦人已尸祝而俎豆之尚何假僕
之文傳也金君曰是則然矣先故之籍所以考成德
而飭稚昧顧卒恵之辭不獲則謹序次爲狀曰先生
諱就文字文之其先善山人也高麗時仕宦在王京
世其簪纓至五代祖和義君諱起復居善山至今爲
善山望族高祖諱可銘知金山郡事曾祖諱有瓚定

平都護府使祖諱碑 贈戶曹叅議考諱由佐 贈
吏曹叅判妣 贈貞夫人善山林氏大護軍珷之女
也叅判公有六子長曰就成眞樂堂先生第五則先
生也眞樂堂倡明道學敎授弟子先生自幼服習其
訓通曉義方稍長受業於松堂朴先生英首以存養
省察爲問一言契悟大爲松堂所稱詡又從晦齋退
溪諸老先生游益聞所不聞金七峯希參盧蘊齋守
愼奇高峯大升皆以道義相許同鄉有龍巖朴先生
雲亦賢人也先生相就講學龍巖嘗稱之曰識量明
正見道最精儕流中第一人也先生亦曰龍巖所難

形容處在於夜久論道樂而忘倦時或月色如晝羣動俱閒微吟散步神彩洒落隨侍在傍不覺襟懷爽朗先生此語可謂善觀賢者也吟風弄月氣象自在言外苟非深識道體克盡己私豈易覷到此哉於此可見一時師友之盛先生自得之妙也嘉靖丁酉登丙科及第時仲氏察訪公亦赴殿試仲氏篇既就以風雨不肯納券而出曰此作吾所得意爾可取用先生辭曰士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金安老爲考官以對語諂附時輩者擢置壯元先生所對極言邪正之辨陳勉萬化之源時譏以爲榜中賢邪一見可卞辛

丑歷階爲刑曹佐郎轉禮曹爲便養乞比安縣監甲
辰爲江原都事時 中廟賓天 仁廟即祚問諒陰
之制廷臣皆以爲帝王之孝異於匹庶古禮不可行
於今日遂講行賀禮先生慨然陳疏引朱子所論壽
皇梓宮在殯不可講賀等語以斥議臣之失因請行
三年之喪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 仁廟亟加奬歎
有識皆韙之乙巳選入弘文館修撰時尹元衡輩當
路用事有排擊士類之漸先生疏斥其蔽聰病國未
幾先生以憂去而時事卒大變服闋歷戶工曹郎爲
全羅都事己酉授永川郡守慶州劇賊入龍嘯聚驍

健橫掠數郡先生適過州境八龍要於路彎弓欲射
而止語其徒曰永川倅好官貪不忍害也壬子居祭
判公憂于時朝廷選廉謹吏四十三人在朝者賜宴
闕庭在外者各賜鄉表裏一襲先生以前郡守與焉
甲寅授青松府使退溪先生與其子集慶殿參奉寯
書曰來時路由青松耶青松府使非常人吾所敬畏
汝須操心謁見凡所過皆當謹愼此府尤所愼也寯
辭以路險先生又書曰青松之路雖險觀鉅海見賢
人豈不好耶秩滿入爲成均館司藝尋除尙州牧使
重修風詠樓請記於退溪先生先生爲之題跋甲子

授羅州牧使時三司論竄妖僧普雨元衡使奴護行
折簡於沿路守宰皆厚供具以送之先生獨到即閉
諸獄使尹奴不得通聞者快之元衡敗死先生由成
均館司成轉議政府檢詳舍人司憲府執義司宰監
正弘文館校理司諫院司諫數年之間歷敭臺閣出
入經幄隨事論啓多所裨益隆慶戊辰以殯殿都監
郎廳陞資爲同副承旨掌隷院判決事尋拜江原道
觀察使一路稱治氷蘗有聲己巳入爲承旨由右副
至左副時大司憲金鎧潑嫉士類陰詆趙靜庵諸賢
貿亂是非眩惑天聽事將有不可測知者先生倡率

同僚奇大升沈義謙李湜宋賀請對極言鎧陰邪害正之狀至比於趙高李林甫之奸　上意乃悟鎧卒不能售其計時議多之歷戶曹參議司諫院大司諫庚午以疾易簀于會賢坊寓舍享年六十一其日授弘文館副提學而先生不少須矣訃聞　上震悼致賻賜祭如例喪車南還傾朝出吊致誄葬于金烏山下午坐之原嗚呼先生天資穎悟方毅溫雅簡素寡慾孝友天性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樂有賢兄蒙養既端長親有道博約兩至及遇退溪先生友其人而師其道則又粹然一出於正也立朝以來以激揚

清濁挽回世道爲己任當金安老尹元衡之柄國弄
威福也不肖者芧靡而善類皆爲當門之蘭一有抵
牾而爲貳者亦幾戕齮齕其墳墓而先生能棘棘其間
屢犯機牙卒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以抱負之大
薄施州縣偏而不咸及至奸凶破碎仕路清夷先生
始歷踐華要朝夕大用天嗇其壽不克展布嗚呼惜
哉先生嘗與龍巖眞樂堂共論大道至夜分先生曰
今日此房會可做三代事業先生之自期蓋如此而
人亦以公輔期之故柳西崖之爲先生挽有曰人亡
悲滿國遺恨在蒼生豈非實錄耶鄭庶尹景倫傳亦

曰先生在春坊保傅　仁宗成就聖德一代稱以名
儒先生之志在於致君堯舜先生之學足以格君非
心玆可推知夫豈淺之爲儒哉先生之居春坊年月
雖無所考其必在關東幕職之前乎龍巖嘗謂先生
曰文之如清流激湍少靜時須以久靜爲號先生從
其戒遂自號久庵龍巖之意豈不以新經己卯士禍
當以東京黨錮諸賢爲戒故工柱下拙首陽爲斯久
靜之勉歟先生一生受用在一部中庸出入將隨常
置座側又樂觀朱子書日對案硏窮黃錦溪俊良刊
行朱書節要先生相其役就所居南麓築小屋爲藏

修之所扁以對越取朱子敬齋箴語也爲文章義理
灌注筆力滔滔所著詩若文知舊往復書疏及三司
劄啓不爲不多而壬辰之亂先生嗣子察訪公立殣
戰場書籍亦蕩盡後之學者無從而考述今之收拾
於散佚之餘者堇若干篇雖然欲知先生學問之醇
乎正觀於擊蒙編題進齋說等篇可知也後以士林
公議躋配于洛峯書院即金司藝叔滋及眞樂堂龍
巖腏食之所也先生娶部將李儞女生二女適趙介
徐浚後娶判官李仁符女生三男一女男長宗武郎
察訪公享忠烈祠次宗儒游於成午溪金沙溪之門

有士林重望李宗翰參奉女適朴夢筆松堂之孫也
宗武生一男祉號洛潭學於舅氏西崖以學行名一
女適金澈進士宗儒生二男彙翊並教官二女適崔
衡李重生宗翰男祫女李志教 庶子翹祉四男濡濤
濡濟彙生三男翊生二男時閔時顏四世以下多不
盡載就其登名科目者言之濡之曾孫在鎰生員濡
之孫泰夔生員曾孫裕壽生員參奉玄孫夢儀進士
夢華生員文科承旨君也夢彩進士濡之玄孫榮久
生員振久生員文科佐郎時閔之子相玉進士時顏
之孫宜鍊生員曾孫鏡大進士履逵武科郡守玄孫

樂恒進士勉恒生員宅和武科宣傳官揆善之曾孫

墩進士濆之曾孫岡準生員

成均進士文峯李公行狀

君子惟胡簋之事是習然用才於齊陣者有之三踊於幕庭者有之君子奚不事也亦惟曰仁而已矣仁則忠且孝故有可以忠孝軍旅之事有時乎不避不俟嘗聞 英宗戊申逆竪稱兵於安陰居昌之間數郡之民或誑而附或脅而從不則鳥獸散莫有能發一矢嚮賊居昌進士李公瑞河以一白面讀聖賢書棲隱林壑間聞知縣負母而逸功曹罵賊齒賊劍死

奮曰昔在執徐之亂倡義討倭冦立名者非吾祖歟冦亂如此吾豈可惜一死負國負吾祖歟左袒一呼和而起者六七百人推公爲將公誓衆曰不與偕作保妻子計者斬遇賊退縮或逃者斬隅落森嚴坐索賊氣傳檄賊陣使脅從者離心潰散又有同縣壯士三人從賊公寄書諭之曉以逆順禍福三人者得書大悟共縛三賊魁納諸官軍賊遂平巡撫使吳公命恒繡衣使者李公宗城邀見公大加稱奬以公退讓勳賞只及於三人者去公歿後五十餘年公之孫尚琠來京師以公平生告諸完山李獻慶請爲之狀獻

慶義公之爲不辭而叙之其狀曰公始祖諱琚麗朝
禮部尚書封河濵君遂爲河濵之李其後簪纓不絶
至諱賢啓以軍功褒加副護軍執徐之亂倡義討倭
寇者是也寔爲公五代祖高祖諱挺厚生貞曾祖諱
夏英祖諱蕆進士考諱萬彙妣光州盧氏時鉉之女
公以 肅廟九年壬戌某月某日生于嶺南居昌德
谷之第龍徵其字也受學於王考進士公十餘歲能
通三經四書二十三占鄉觧明年登上庠二十八遊
太學以明經危得第居無何聞母夫人有疾揖諸生
歸侍疾自是廢舉業作詩以見志公自少好學讀書

焚膏繼晷性又强記十歲學易一日能誦乾坤兩卦雖在廢舉後經傳蘊奧靡不潛心探賾尤喜中庸周易終身誦讀不輟就退溪先生所編朱子節要書撮其緊要作節要集覽四冊心性理氣之說精通妙契沛然無礙其游太學所與友皆老師宿匠退居于鄕與李處士萬敷姜叅奉楷友善以道義相推重以暮三百觧天人一理圖有往復書札座右書守口如甁四字以自警庭有三槐教授諸生於其下習相揖禮成就後學無慮數十輩舍下有溪溪上有盤石號龍槽公逍遙浣濯以忘世紛村後有文峯因以自號公

事親至孝每侍親疾晝夜不觧帶藥餌饘粥躬自烹
煎時當嚴冬手指盡墮又病思嘗新菽時未及菽節
求之不得忽於村逕見二菽在蔓摘以進之人謂孝
感所致居喪葬祭無不如禮毁幾滅性杖而後起戊
申倡義之時公年四十六非所謂移孝爲忠者歟既
孝且忠則可不謂仁乎讀書學問之士退然如㥘夫
羸孩若不能裂秋蟬之翼而及至奮義荷戈凛然有
千萬人吾往之氣使瞋目語難之輩闒口而却走人
之勇武果不在於血氣而學問之力有不可誣也曾
子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豈非學問所以爲仁仁故能

忠孝孝故能勇與臨亂得一義士難矣公之力非但
復居昌一郡而已居昌復而嶺右諸郡皆復孰知公
一擧之功若是偉哉戊申周甲之歲 聖上追念舊
功訪問倡義諸人而公獨見漏尙琱欲以是聞于朝
卒不得登徹意悒悒見于色獻慶勉諭之曰公在其
時固已不自伐矣何求追賞爲子歸讀乃祖書世其
忠孝于乃祖有光乎公以 英宗十年癸丑某月某
日歿享年五十一葬于芝村中峴甲坐之原配全州
李氏稟萬之女孝寧大君之後也賢有婦德以某年
某日生某年月日歿享年六十二葬與公同原擧二

男一女男觀協恒協女適李珏觀協生尚謙範壽恒
協生潤兩尚琱曾孫以下多不盡錄

祝文

慶州追遠祠奉安祝文

權太師幸本金姓新羅宗姓也羅季守吉昌郡時甄萱伐羅弑王幸與金公宣平張公貞弼謀曰萱義不共天盍歸王公以雪耻遂迎降于麗太祖助討萱撓于瓶山麗太祖以爲炳幾達權賜姓權陞吉昌爲安東府後人立祠安東並祀權金張三太師權公子孫之在慶州者以爲忠義乃心宗國宜立祠又羅都以表其誠遂建追遠祠于慶州雲谷竹林權公山海仕端宗朝及端宗遜位與成公三問等謀復王位事覺投閣而死龜峯權公德麟以晦齋門人學行卓異皆太師孫也以二公配食太師子

鷄林黃葉羅運陽九遥遥金枝篤生賢胄之屏之翰
吉昌之守萱惡滔天宗國蔑資雖有忠義弱不强支
友邦恤難鋪敦厥師桐藪失利又南其旗黃鉞翦啇
啓循抱器㓨茲蚍蟻匪寇伊義公曰我民越我御事
爾鍛爾戈爾機爾矢我有强助湔讐在此扶服往歸
若良從漢旣夾輔東高驤大袒或犄或角甗山之戰
逆禝俄卷昆器重奠炳幾茂達權麗王嘉歎錫姓陸府
大東乂晏左張右金三賢並烈量義旣審降跡非屈
敬順棄國天命歸一始絃歌魯卒玄黃周尊爲太師
名德俱休保佑後人如勸必酬生賢孕哲公相優優

緜緜曾裔千億其儔邦人立祠花山之旁肇禋迄今
報功以誠戒曰公靈如水洋洋情所連蜷奚直采鄉
瞻言宗祏半月其城姬公食魯實睠鎬京龍沇鮀石
鶻哭仙陵生前忠憤誓扶顛傾歿後戀係必來馳翔
盍又祀之于彼舊都卜諏雲谷是度是圖是基是等
是臒是塗輪兮容豆君子攸芋咸曰廟享必有配位
若考之仁多藝之事請質金縢今古一理賢不外索
求我氣類求惟竹林一節不貳臨亂投閣砥柱千禩
亦惟鼂峯紫溪衣鉢德堪祭社慨乎終撤有祖有孫
宜以班腏僉議允協晠禮斯舉穀朝于差殷薦有序

靈來赫赫有陪杖屨祖巖如仰兄巒如俯故邦依然
禾黍翳翳怳若仙軿王笙金帶辟咡相詔偕饗蕉荔
永妥以娛歆于世世

竹林先生陞配告由祝文

子騫孝友季野春秋讀書激昂我仁是求有希清聖
期與爲儔避權禁掖委質冲嗣禪授之際經權殊義
六臣同誓九死靡貳珠玉自碎芝蘭並悴扶植倫綱
賴不墜地何以華之宜永報祀瞻彼新宮太師攸陟
賢既繩武禮宜配食肆遵有序薦遷以式亦越龜峯
同躋並列烈祖賢孫闇侍端笏雲仍有型風聲攸蔚

盎齊孔馨實敉其室永世居歆來格無斁

龜峯先生陞配告由祝文

瑚璉令姿杞梓美材望道進步集義盈懷自孝悌始敬愛服勤摳衣晦門力探理源樂在弄月薰多坐春學貫墳典道通天人妙年賢科錦帳周旋芳譽旣闡華膴可攀人擬鮑驄我求毛檄誠深粧養意恬鸞棘稚圭流汗伯淳愛物若氷在壺如春有脚民謂吾父來暮去惜雖偏不咸亦展所學舉此一隅可知邦國吾道適否涪舟浪急鱣堂何許鵩舍千里終雖伸理尚多畏忌獨扶師道倡設院祀與起斯文功莫與比

年雖不永仕雖不遂回天悳窮局足傷耻輿誦久欝社祭始議有侐新宫雲谷之遂邦禁是拘隆棟旋圮粤我鼻祖太師亞父系出始林志復宗祏是惟桑鄉雲仍悲慕追遠興祠地則仍故謂公濟美謂公繩武同室配食謂公是宜爰暨竹林隮祔以時祖孫同德列侍怡怡時若有待事亦古稀實聳觀聽如覿風儀禮虔苾苾百世罔隳鑑此菲忱庶靈格思

瀅川四賢祠奉安祝文

雪壑齋鄭公 矩

以西山之邈而膺賓禮之召答洪範之問而堅回僕

之志綽乎有裕於進退凜乎難奪者節義

梅村鄭公復顯

早契天人之妙晩資師友之益學爲一鄕之倡行乃

百世之式

琴川鄭公時修

稱于家者行之懿也顯于世者文之媺也著于史者

倡義之師也宜尊祀之在斯

平巖鄭公榮振

心得之也不妄言出之也有倫其書多有蔚乎後學

之師尊

瀅川四賢祠常享祝文

梅村鄭公復顯

孝友根性敬誠着跟樂就有道功倡斯文

覺今亭鄭公彪文科縣監

行根乎性政推于學昨非今覺邈焉高躅

琴川鄭公時修

邁往之氣沈潛之學仁孝忠勇卓乎志節

平巖鄭公榮振

學有淵源正是門路立德立言後學師表

白村金先生奉安祝文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大夫以之其心不貳仁能殺身義能殉君既盡人道是宜祀于永年

哀辭

商山李生哀辭

父子之愛而子有才至愛也如是而夭折至哀也又如是而欲假文詞以壽其傳乞諸能言之士至懇也朋友之信而踐言不及乎其生大悔也悔而追理之俛仰乎存歿之間大慽也愛之至者不可以言喻哀之至者不可以筆宣懇之至者不可以意逆此皆文詞之難於模寫而又其爲文詞者有大悔也大慽也

則悔者其辭慚慽者其聲吞是其尤難者也往年不
佞遊宦在關之東亡友李君彝甫自京師走一僮以
告曰吾兄台甫新喪丈夫子跨嶺五百里外告訃于
僕且使僕請誄語於京鄉親識名能文詞者爲不朽
圖必得吾夢瑞一言且致其兄台甫之言曰吾兒某
穎悟善屬文聰明强記於書覽輒成誦五六歲時安
奴抱負行田間折人靑豆兒呵上之曰他物不可取
也況某家兒過之損穀幾何云則豈不羞士夫乎監
司嘗私試士于商州隣邑守宰皆會見兒妍秀進以
問之曰汝券安在吾嘗置高等兒曰考官但視文之

巧拙何問務爲終不言兒時十餘歲見者咸奇之清臺權學士亦致書問眷眷也以其生質之美遠大之期卒得奇疾年未二十而死可惜云不佞旣諾之而後遭憂服不果爲之措辭居無何彝甫歿於商州台甫所以問至京師其後數月不佞偶檢家藏書麓得彝甫此書讀未半廢書而哭失聲曰此彝甫之書也夫此彝甫之書也夫往年爲其兒子死求誄語如此吾時不能酬使彝甫有憾於吾是吾過歟今又死彝甫而卒無一言以踐之豈不重吾過歟雖然存乎彼者皆文詞之難於模寫而吾之應之也又其尤難者

也其將何辭以踐之耶況台甫之哭子也舊而日忘
哭弟也新而方切提其日忘者益之方切者彼難也
朋友之死淺悲朋友之子之死差緩挾其差緩者助
之淺悲者我難也吾而不誄彝甫而獨誄其兄子可
乎是又難也雖然彝甫之文行世必有執筆而書者
固無待吾誄誄所以敘其情也吾與彝甫平日親厚
往復之情於是誄考焉則是亦彝甫之誄也辭其難
而不爲之亦難也卒誄之如此以遺台甫藏之辭曰
伯叔之毓而爾得才于天伯叔之慇而爾得誄于人
人猶知惜而誄也天獨才之不秀實之不憐邪叔亦

有才不老而知若是者天也涔涔之淚不惟舊也不
惟新也伯兮在後之單

李陽童哀辭 陽童殤者之禮稱

李陽童者吾隣老悅卿上舍公之殤子也生而慧及
知讀書不好弄弄則以紙筆六歲而死命也夫死踰
月上舍公爲余泣曰生無記死無識誰知吾有此兒
者吾子其圖之余喟然曰有是哉古者子生閭史書
年月日藏之死亦如之所以謹肇玆也吾其爲閭史
乎草木之奇異禽鳥之珍恠人猶愛惜之或失之則
或悲之楠死而詩鶴瘞而銘況此兒之如鸞鵠峙蘭

茁芽乎而今其巢也若風之晼也若霜之夘已毈矣
苗已萎矣人無不睨視而出涕者識烏可已也然吾
亦畸於命者連産子不育大或至五六歲可以學父
書而輒爲造物者所奪吾平生喜文章聚書屢千卷
所著詩文亦屢千篇每中夜對槃抱書長號恐無可
屬此者輒欲焚筆硯而棄之吾兒之亡近者壠草已
再宿遠則殆三四宿矣其生死年月寢不能記幾何
不並與兒之有無而忘之也雖欲爲數行文以備忘
而於邑不能就者屢况暇於人之兒乎諺曰同病者
相憐相憐則不但食飲相勸起居相問而已雖得萬

金良藥亦可分餌之也今吾與公可謂同病共憐而
吾嘗得一良藥於蒙叟之筒願與公分之一之積爲
十十之積爲百百積而千千積而萬自萬而視之無
非少也自一而視之無非多也吾焉知少多之方是
故殤子之三日而或有時而爲冥靈彭祖之五百而
或有時而爲蟪蛄亦焉知壽夭之所定且人有珠玉
寄寓於他家則必汲汲往推之惟恐其不速還也至
於尾石人日取之而不禁天與人同其情耳人之生
而慧者亦天之珠玉而頑鈍則尾石也宜乎頑者之
久假而慧者之速奪也人莫不寶珠玉而及其主推

之則意決然不以爲慽者知其本非我有也天之與奪於人子者亦若此而已奚啜泣之有吾以是自解時得少寛焉公於是收泣曰善譬哉吾拜子刀圭之賜旣退書其語爲一通歸于公藏之陽童安氏出己未月日生甲子月日死葬以有虞氏之尾周人之禮也辭曰

爾父母劬勞兮期爾成爾去不顧父母兮胡弗情哭爾如吾幼者誰兮村之西十餘里踈髯而癯以淚喪其明者耶

鄭秀才哀辭

我姑之女則謂我姊爲鄭氏婦生子四人咸有文行

譽于儕流仲曰光祿長身豐面好讀不倦凡爲文詞

操筆立就敢爲閎濶大言不肯拘拘於擧子程白之

內益博以肆將大有名往年我姊先逝于再之朞而

光祿死年二十四咸曰惜哉或曰母之慈愛不以死

而遽衰生所甚憐之子奪以自隨亦其理也夫或曰

是巫誣也神豈然乎我考之經周公乞代曰予仁若

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周公之聖不應誣神仁有

才者神所宜憐此子賢者姊嘗特憐之加以孝敬善

於順承自擇以求養吾知其必然其父聞此庶其不

悲尚遺三子隨父以怡怡其生也足樂厥送一子從
母以洋洋其死也有依忘其生之足樂而悲其死之
有依吾知其不達爲生者奚哭爲死者是歌其辭曰
嗚呼短長之命兮余不知其孰使然天問而鬼詰兮
終古莫究其端吾寧嘿嘿兮達論而闊觀汝幾百華
之歲兮汝服羽毗之斑斕饕衆美而不讓兮得無
懐璧之爲愆謂能大汝之門戶兮竟木摧於方春從
阿孃於地下兮迺慈孝之嗣歡與起居兮木末偕出
入兮山之間孃笑兮兒嬉爺獨哭兮兒可聞兒無二
身可從爺兮爺勿哭兮今兒安兒有兒弟兮爺不單

朴士受哀辭

朴君顯祿字士受咸陽人也弱冠隨父母自京師流落在湖西之瑞山海上居數年而死仍葬其地距今爲十七年其大人台甲氏悲其生爲客而死不歸也以是年乙酉清明發其藏扶櫬行四百餘里移葬于利川孝養山卯坐之原以利之近於京而僑廬之所寄庶死者安之也既又貽書於完山李獻慶曰吾兒行譽于家文亦猶人不幸蚤死世莫能知知其有不可没而能言之者非子歟子爲我道其一二爲文使後人有述也獻慶泣不能語徐而後復曰士受生十

五聚婦爲不佞之妹婿適七年而歿直一瞬耳不佞
奚詳焉昔楊子雲曰苗而不秀者其吾家之童烏乎
九歲與我玄文由是天下後世皆知有童烏子雲之
言既足以壽童烏則執事之言顧不足以壽士受乎
執事之書已盡之矣不佞奚贅焉然試言所見聞士
受幼有至性事父母無違與人羣居未嘗見疾言怒
色志存乎立揚顯親劬文力學夜以繼晷杜門對案
家人罕見其面嘗以樂府古體數篇遺不佞固已窺
漢魏以上而其他功令之文駸駸乎程律之內使假
之以年幾何不秀而實乎而使執事爲子雲之悲耶

噫火之傳也以薪薪不窮傳亦不窮今士受死無子
而欲久其傳是猶無薪之火也盡亦早㫘以薪旣以
是復之又係以歌曰
子衣之楚楚兮子珮之韡韡將翺以駝兮以爲父母
輝胡戾于天兮亟短厥期將在帝爲才仙兮在天爲
華星厥或謫而或隕兮廼愍惜而棘徵苟厥理之必
然兮吾知嘐嘐之不明以秋江爲眉宇兮娟娟乎目
存以春雲爲辭氣兮溫溫乎耳聞别有幾歲兮湖西
之山遷柩以北兮于利之原家門孔邇兮祭祀以時
庶慰其塊兮不悲以嬉有婦充克兮手刃不死敬養

尊章兮卒子之孝思將立子後兮庶不寤祀子如有知兮曷有憾志嗚呼哀哉辭不盡意

鷄林李義士招魂辭 并引

執徐之亂鷄林李義士彭壽赴國難力戰殺賊而死亡其屍以矢復而以遺衣葬等土以象塚行過者無不出涕泣而悲之嗚呼其死固可悲也無塚而塚不足悲也上世人死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李義士之死其遺骸零落纏於草根則與衣薪何別不封不樹則與無塚同同不同又何辨焉忠義剛大之氣浩然而長存者非必待其人之軀幹髮膚而存

也大而爲天地變而爲陰陽凝而爲日月散而爲列星峙而爲山岳流而爲江河噫而風鬱而雲繚而虹蜺皆是氣也李義士之死也其氣將升而游於天降而寓於地耶倏陰而倏陽耶爲日月而列星耶怒而崒崒山岳如耶逝而沇沇江河如耶抑風以泧其憤雲以揚其靈虹蜺以栖其精耶宇宙之間凡正直而光大者無非李義士之氣魄精爽所感通而參合則何有於一棺之戢而抔土之掩耶雖然子孫之慕邦人之思不可以不慰故作招魂辭三章以遺之其辭曰

蔚之山兮峭如鐩蔚之水兮熱如湯西生之東兮洋
濤滈以狂中有鉅魚噉殺人兮鯨吞而鮫橫射鯨鮫
兮不能剡其腸摧我弓兮磬矢房天蒼蒼兮野茫茫
風嘯雨呻兮鬼孤傷魂兮歸來鷄林之人兮爲子之
宫圭首碑兮馬鬣塋祭祀孔時兮食飲芳章一
妢胡笥兮裂甲裳谿鐵兮斬幕槖白馬兮從文駱屈
黃棘兮疾策賊凡兮如雹披攢蜂兮左躪而右蹙我
鄰兮我僕偕我笑兮履虎而不惕獷長風兮上寥廓
天之人兮謂我賢而敬肅伻汪踦兮整轡徑砥柱兮
信宿掃攙槍兮彗孛爲景星兮煜煜振天綱兮寧地

軸余所爲兮警來俗䰟兮歸來故都之人兮極思君
而鬢白子孫兮齊遨堂宇兮靜貊可托可依兮門前
久壽之喬木章二
珊瑚遺兮海底鏌鎁冤兮獄裏採掘有時兮而顯晦
如彼哲人之峻行兮而不終閼而永閟天門兮滚邃
鶴鳴兮江沚須冤兮憑噫倏夜倏暘兮槁木華蘤鳳
啣飛兮誥紙鸞回翥兮楣字華穰兮旖旎丹楠兮焜
煒閭井兮悲喜父老兮涕泗楚巫兮瑤珥舞揚枹兮
迎止桂舟兮雙幟導夫君兮渡江水䰟兮歸來海多
羈䰟兮不可與久寄播予香兮佩予義流鴻聲兮自

今始華子之閭兮而風雨不能圮千秋萬歲兮表忠
臣之里彰三章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下八